

蔣實等著

懺悔與咒詛



中 國 中 華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

分類號 830.8 650

登錄號 24433

MIG  
I216.1  
78



308  
35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戰	悔	洪	戰馬和鐘	機梅與野詛	流	爭
爭(散文)	悟(三幕劇)	流(小說)	(小說)	說	(小說)	(散文)
.....	.....	.....	.....	.....	.....	.....
一四一	七五	四一	二〇	一	三	一



24433

## 前言

中國文藝不僅是反映現實，表現人生而已，他的價值，總離不了教育的意義。時代假如國是教育的齒輪，則文藝應該就是一股雄厚的動力，發揮着推動的作用。「詩大序」上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諱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這是說詩歌要有補於政教。白居易與元微之論文藝說：「上自賢聖，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發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這是說文藝功用之廣大，無間不入，所以，文藝決不是美麗的空幻，他不僅反映着時代，而且要推動着時代前進，他不僅是民族生命的表徵，而且還指引着民族生命的綿延開展。「言之無文」固然「行而不遠」，但若「文而無物」，則毫無意義之可言，更不成其為文藝了。

在文藝方面怎樣才能負起時代動力的責任來呢？我以為第一要有主義上的認識和確定。因為主義就是真理，能認清主義，才能把握住時代和正確的人生觀，亦自然就會向這方向努力，以真誠熱烈的情感，優美熟練的文字和技術，表現在文藝上，這是理智與

感情的合一，藉以推動時代前進之巨輪。三民主義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思想基礎，抗戰建國是我們整個民族的行動目標，我們的一切，都根據着這基礎，向着這目標邁進。現在我們民族正進行着新的歷史創造工程，尤其是在抗戰的六年來，有多少奇偉豐富的材料，有多少英勇悲壯的故事，等待着作家去領受，去安排，鍛鍊成爲文藝作品，以影響社會，啓發人生。

新文藝運動，自五四以後，曾經過幾次奮鬥，幾次改革，其成績都很有可觀。但總因尙未能緊握住中心思想，與適宜運用之故，遂使文藝的表現感到力弱，因爲力弱，所以對人生社會的影響亦較小，這自然是很可惋惜的事。爲求抗建時期文藝的發展，並奠定新文藝的礎石，藉以發揮文藝廣大之功用計，在現在，我們必須努力創作三民主義的文藝。

這一本小冊子，是本部舉辦的各大學學生關於三民主義文藝競賽的選集，其作品雖然不是瑕瑜互見，未能完純無疵，但亦堪稱佳構，而哀集刊印此冊的意義，亦頗值得重視的。

民國卅二年十月十日朱家驊

## 序

徐仲年

中國之美，在於朝陽，地球自轉的始點，亦與熱的給予者！

凡事出而作的人，愛好自然的人無不自眩於朝陽之美，而必僣於朝陽之偉大。我記

得，清清楚楚記得，曾在獨山頂上看過日景。獨山不是小天下的泰山，無赫赫名；然而

它屹立於三萬六千頃的大湖與太湖的附庸五里湖之交，北望梅園，橫山、舜歌山、南對

龍頭渚，西面大鷄山，東北有慈山、香山、錫山，東則爲無錫近郊，有山有水，氣魄雄

偉，最宜於觀日。晨三時許，我和廟中方丈攜手外出。這時，天幾乎還是漆黑的，未

我說：「幾乎」，足見已非「真是」漆黑了，——廟僧已經撞起晨鐘，在做早課了。我

遊目四矚，什麼東西都看不清，——不盡是看不見，——只在東方，遙遠的東方，浮着

一層魚肚色。繼而在這乳白的氣氛裏，游着一縷朱絲，一縷，祇有一縷，然而晶瑩耀

目，跳動得厲害。這縷朱絲引起了千萬根紅線，而這千萬根紅線織成了一片火錦。火錦

逐漸舒展，溢滿半天，映得滿雲與山頂都是紅的：我偶然側首而顧，瞧見那位陪伴我的

方丈，如果他生有過腹的長髯，他便像關雲長了！於是我想我的臉也應當像塗着朱的，它的鮮豔決不下於我的這顆赤心！就在這一剎那，那顆調皮的太陽，不通知任何人，也不讓任何東西知道，突然跳上平線，把它的光和熱，像浪子花銀那樣，四向曠射，毫不吝惜！於是東方的五里湖鍍上了一層金，西方的太湖鍍上了一層銀，浩浩森森，洶湧起伏；而我的靈魂，我的心，跨着晨鐘的音波，逐浪而舞，漸舞漸遠，至於無極！

我記得，清清楚楚記得，我曾在西子湖中，小瀛洲上，守過夜。那時雷峯塔尙未倒塌。黎明，我面向清波門，背對蘇堤，等待旭日之上昇。西子湖以纖麗勝，與雄糾糾，氣昂昂的太湖自是不同。西子湖頭觀日出，別具風味。俄頃，雷峯塔保俶塔頂上繫一條赤色緞帶，隨風飛揚，而南北兩高峯好美向不後人，也圍上了兩道粉紅披肩。這時，天是蔚藍的；西子湖碧青見底；它的裏湖是黛綠色；它的子湖南湖與岳湖離我稍遠，望去遠似墨色；葛嶺、白沙、南屏、玉皇、鳳凰諸山則紫金交輝；這些藍、青、黛、綠、墨、紫、金不是單純的，也不是濃淡如一的，錯雜交配，淺厚幻變，固然我這支拙筆不善描寫，我恐怕最大的畫家畫此也不能絲毫不爽地一一繪入畫面。哦！江南的風景，江南

的日出，戰時回憶中的故鄉啊！

最奇的莫如在冰河邊欣賞日出。某年暑假，我避暑於夏莫尼克斯(Chamonix)。這是處於叢山峻嶺中的一個法國小城，却也是馳名全歐的名勝區：冬季，國際旅客聚集此地溜冰，或作其它室外運動；夏季，大家又來避暑與爬山。這個小城屬於太美麗的薩美懷省(Savoie)，即阿兒卑斯山脈(Alpes)的一支盤據此省。這支的最高峯爲白山(Mont Blanc)，海拔四千八百十公尺。我僱了一個嚮導，——其實應當說：『我們僱了一個嚮導』，因爲一個嚮導要領三、四個至十多個遊客，而這些遊客往往是不相識的，——把面上臂上厚厚地塗了一層黃色油膏，戴上黑眼鏡，穿上爬山釘鞋，身上裹了三、四件羊毛衫與絨細衫，手中握着有鐵包頭的粗棍，就此出發，去爬比泰山(一五四五公尺)高出三倍有餘的白山！我們爬了好久好久纔到冰海(Mer de Glace)，——「冰」字係直譯，欠雅，不妨名之爲琉璃海，——我們依照預定計劃，在那兒過夜。時至今日，在白山上過夜不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危險總是有的；——然而當一七八六年，法國人巴兒馬(Jacques Balmat)首次探險白山而在山上過夜時，確係出入生死的勾當



陽的本身，我們看，像紙的一條，透明似的，無瑕無玷，瑤光煥發：我們真想……一口把它吞下去！一個人的舌頭也是純潔的。自然，純潔的還有童年。然而，正因為當事者太幼小，祇能從天真方面作層層的自我表現。必待變成了青年，智慧相當展開，於是有能力發揮內在之美。朝陽是光明的。也許數片浮雲會把它遮蔽住了；然而暫時的魔障掩不住的晶光，它終究要勝利的，而它的光明，因為黑暗的陪襯，黑暗的反映，更覺得煥炳輝煌，莫可逼視了！光明的也是人類的青春。那時候，依賴父兄蔭庇，無慮無憂，不與鬼魅魍魎接觸，眼是「新」的，——法朗斯（Anatole France）語，謂未蒙垢也，——心也是「新」的。萬一家庭不幸，青年時代缺乏了快樂，那也是蔽日浮雲，終係暫局！而且不經錘擊，不經煖煉，頑鐵不會成鋼；小年時代所受的磨折正是後日成鋼成鐵的張本！朝陽是熱烈的，熱烈的也是青春。「孫子」云：「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青年的勇往直前，恰是朝銳。我們既然要擊人家的惰歸，自己先該避名惰歸，而避名惰歸的良法便是培植、發揚、久持這個朝銳，使我們在精神上永遠是年輕人！朝陽是前程遠大的，它是一天的開端。青年也是如此，畢生的事業

方在這時打定基礎。如果他永遠保持着他的純潔，他的光明，他的熱忱，萬里鵬程，前途無量！法國當代大詩人諾雅綺夫人（Comtesse Mathieu de Noailles）有一首詠「青春」（La Jeunesse）的詩，我把它譯在下面：

一切生存之樂都握在你掌中，

哦，愉快、熱烈、如青春的少年時代！

人類的奮勉環繞着它在盤旋

宛如一隻蜜蜂在果樹周圍那樣。

你穿田而奔，在陽光普照的草地上

一頭飛鴿的陰影比你還濃。

你的眼睛是綠油油的，好似兩枚嫩芽，

你的脚有如棉的葉子那麼溫厚。

你住在繁殖的櫻桃樹幹內，  
它們安置它們重載的枝纏於大氣之上；  
你的心有柳條筐那麼輕，  
筐中盛滿了鮮豔的花瓣、花梗，以及桑葚。

那是由於你，天籟在奏，清晨在笑，

流動或冰冷的水變為澄清，

而人心乃如一座花園

盛開着杏花與蜀葵花。

那是由於你，人們是這般活潑而光榮，

他們的希望完整有如滿月，

而歡暢的夏日的覆綠

大量地深深透入多才的胸懷。

那是由於你，人們不停地與

熱烈、馨香、喧嘩的大自然接觸。

而才氣橫溢像麥田那樣肥沃，

美若黎明，又如綠草之美。

唉！青春，為何你要遁逝，

我們却留下了，年高力衰，滿腔煩惱。

正如一顆沒有長藤沒有青薇的老樹，

在道旁偷偷活着，再無蔭……

——「靈心集」( *le Coeur inoubliable* )——

朝陽無處不像青春，而青春與藝術更有密切的關係。在希臘神話裏，最具威力的大

神共有十二位，而以宙斯(Zeus)爲王。大家對於宙斯，懾於其威，不敢不低頭；實際上他們所「心服」的不是宙斯，而是阿普龍(Apollo)。阿普龍是太陽的神道，又是藝術的神道；光明、熱烈、與藝術不能須臾離！阿普龍不是幼童，也非老頭兒，乃是少壯之神，就是說成熟的青年，而他的青春永存不變。光明、熱烈、藝術、青春，又打成了一片！阿普龍是藝術的「總」神，其下還有九位姊妹，九位女神(Muses)，各掌一種藝術；——由「姊妹」一說而論，足見各種藝術都有連帶關係。詩、悲劇、音樂、雕刻……由九位女神分別掌管。我們知道希臘神話是「人」化的；希臘人心目中的「神」無非是「人」的放大，因此他們的「神」有善有惡，時善時惡，和紅塵裏的「人」那樣。如果「神」即是「人」，那更證明青春、光明、熱烈和藝術的息息相關！

然而，即使是大神，阿普龍依舊受宙斯節制；即使是神王，宙斯自己也有前蹤在上，——他僅僅是第三代的神王！正因爲地球自轉有一定的規律，所以每天的朝陽能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方向，一定的角度，悠然上昇。天下的事物都需要一種法度，一種規律；假使沒有法度，沒有規律，或最初有的而以後失去了，便無和諧可言，便將互相撞

雖，互相賊害，直至全部毀滅而後已！藝術之需要女神掌管，並非它們不能自生自養，而，「玉不琢，不成器」，女神象徵法度，象徵規律，藝術而無規律，而無法度，則不能成長，或畸形發展爲「術」而非「藝」！

在另一方面觀察，朝陽不是天天光明燦爛的。這不是說朝陽本身不純潔而失去了光彩，却是悲嘆浮雲蔽日，黑暗勝過了光明！可是，我們並不爲朝陽擔憂，我們深知太陽離我們太遠，烏雲離我們太近，烏雲祇能暫時阻礙我們的視線，無所害於太陽。魔障之於青年却大不然！青年是純潔的，我們毫不覺疑；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有種種惡魔去引誘青年，彷彿綠蠅下糞於白玉，其爲害是切身的！所謂青年的純潔或不純潔，指道德而論，換言之，乃是思想問題。這個問題近年來確乎很嚴重。然而「八·一三」以後，國策既定，三民主義更爲普及，更爲人所尊崇，於是大大削弱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即使目下青年人的思想還有極小部份需要校正，我們已經有了校正的方法與準繩！

青年人如何能獲得藝術上的法度，比上述的思想問題，來得簡單，來得困難。「簡

單」與「困難」似乎是矛盾的，其實不然！我們姑且以文藝來論，——因為在各種藝術裏，文藝最足以表達作者的自我，——當前有三個問題：（一）思想，（二）情感，（三）技巧；思想問題因為三民主義的建樹與確定變為不成問題，於是全部困難去了四分之一；情感可以培植，技巧可以學習；整個問題自然簡單化了。然而培植情感、學習技巧，一則需要師友指點；二則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則——這並非我故意誇大，——有許多地方，祇可心悟，而不能言傳；此其所以為「難」！

我常常如此想：倘使青年人始終保持其赤子之心，就是保守天賦予他的純潔，又得師友指導，以文藝表達自己的光明和熱忱，宛如晶瑩的朝陽向蔚藍的大空上昇：這是何等的美事！這個好夢最近實現了：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中央組織部舉行「第一屆三民主義文藝競賽」，在短短的幾個月內，收到一千四百餘篇應賽的文藝創作，內中有篇幅很長的（例如多幕劇），所以字數頗為可觀！這些作品，經過部中負責人初審之後，再由部聘請：（以筆劃為序）王平陵、李辰冬、徐仲年、常任俠、華林、舒舍予（老舍）、黃芝岡、鍾憲民諸先生覆審。覆審的手續是相當繁重的：先由各位先生混合分閱，就是說

不分類（詩歌、小說、劇本、散文）；繼而分類看，某先生觀某類稿件；由初審，混合閱、分類閱三個分數的總平，定出某類的第一、第二、第三……來。然後每類推出最優若干篇，——數目的決定質量兼顧，——再請某先生評定總第一、總第二、總第三、總第四、總第五；某先生擬定之後，提交全體務審會議通過，方為最後決定。我們誇大一些說，我們各人當評判員這次不是第一次，而這樣的鄭重將事確乎未之前聞！而且，我們評閱的時候，正值酷暑，室內溫度九十六七至一百十度，我們始終不敢敷衍塞責：這是可以告無罪於廣賽諸君的。覆審會議議決，並得部中同意，將一部份稿件印成單行本，廣為傳播，以收切磋之功，並責成仲年潤色各稿，再為付排。本輯祇收總第一至第五名的文章。

我們詳細閱過諸稿之後，——當然不限於本輯的五篇，——有不少感想，現今只揀最重要的來說。首先，我們應當向應賽諸君道謝：你們由文字上給我們許多快樂，許多興奮！我們看了半生的文章，——這也不是無聊的誇口，——從沒有像此次與近千的天真爛漫的青年接觸這樣痛快過！天真爛漫不是一句空話，它直從字裏行間透露出來！其

次，我們要向諸位道喜：從諸位的文章裏，從諸位所附的自傳裏，我們看出在諸位中間，若干位是暖室裏的花卉，就是說，在承平時代，你們是公子哥兒或千金小姐，——現今狂風暴雨吹塌了你們的暖室，你們不得不與狂風暴雨奮鬥，而憑着強存弱亡的大演，由血汗中爭取你們的命運！你們應該記得，深深記得，永遠記得，你們如何目覩敵人的殘酷。如何偷渡黃河，如何參加游擊隊，如何留在淪陷區做宣傳工作，……如何從棉花枕頭變爲中華民國的好國民，無愧乎我們英烈的列祖列宗！爲國家，爲你們，我們樂於向你們道賀！你們既然從頑鐵進步爲精鋼，千萬不要從精鋼退化爲頑鐵！我們再向你們進一忠告，——這是向各部應賽諸君說的：勝者弗驕，敗者弗怯！這次的比賽是一個開端。——將來類似的競賽還要多多舉行，常常舉行，——而不是結局；它是「友誼」的競爭，而非「敵對」的決鬥！如果有人一得自滿，或喪氣垂頭，不但誤解了中央組織部的美意，而且，——恕我直言，——有些自輕自賤！

我們來談談本輯的幾篇文章罷。蔣實君所著的「懺悔與咒詛」是一篇記實小說。文章是這樣的樸素，而情感又是這般的深誠！老實說，我們要於蔣實君的「懺悔與咒詛」

與王藍君的「戰馬和鎗」（小說），很遲疑定其前後；終究以至文無文的原則，坡蔣君爲魁首。若論技巧，當推王藍君爲第一。讀「戰馬和鎗」的人，如果性急不待終篇，便要誤會王君以風花雪月的文筆，描寫醉生夢死的生活；直須看到全篇四分之三，極力一翻，始知以前醉生夢死的生活正是出生入死的奮鬥！這樣老練的結構，即在老作家中，亦不多見；——我急勸王藍君不要以此自足，藝術是無終極的，誰多努力一分，誰便進步一分！「洪流」的作者章益民君是一位興趣多方面的青年。興趣多方面，甚好，但有必所專。有了某種專長，方有立足地；然後加以各方面的涉獵，生活纔不單調，纔有變化。「洪流」是一篇暴露黑暗的小說；這文於結束時，真理克服了黑暗。「悔悟」（三幕劇，作者：何毓衡、張天鑫）的主角是一位嫁給中國人的韓國太太。這位韓國女子，生性懦弱，逼於環境，當了日本人的間諜，來刺探中國的軍情。終究愛情加強了她的靈魂，遂酒醒悟過來，向丈夫吐露真情，而她自己爲了這次的悔悟，被另一個間諜所殺了。麥迪女士——這是劉××女士的筆名——的「戰爭」出入於散文與小說之間，散文的氣息或許重些，所以把它列入散文。這是迪寫給千秋美子的一封信，充滿了慈愛，却也

充滿了愛國情緒。纏綿的筆觸顯出幽靜的美。若論結構，其單純渾素不下於「懺悔與咒詛」，是一篇好文章。

我們回想到二十多年以前，當我們這幾個閱卷者自己初次寫文章時，既沒有人鼓勵，更沒有人指導。思想準確麼？方法有無錯誤？完全不知道，憑着一己的運氣亂闖！不但如此，親戚朋友還要來阻擾我們！幸而我們意志堅強，支持至今；然而，回顧和我們一同起來的伙伴，多少人已經中途改變了方向！那時還算是承平時代。現今的政府確實比以前賢明得多了：當茲抗戰建國凡百棘手的時候，政府並未忘掉青年，從多方面去教導他，去鼓勵他；即使限於經濟，限於實際，不能大規模地做，力不從心，事非得已，有良心的青年不但不應當瞭解政府，而且應當加倍感激它！「感激」尚是空的，應當努力到底，希望有所造就，來報答它！

我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裏寫這篇序，寫完時恰在清晨。「八·一三」以後，這個小小的沙坪壩變為規模宏大的學校區：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小學都有，都有！

人家稱它爲「文化區」，這個名稱，我想不妥；沙坪壩是「文化區」，難道別的地方是「野蠻區」麼？自朝至暮，我所見、所聞、所接觸的無非是青年！這是人才的養成所，這是精神上的樂園！而我因閱卷的關係，更擴大這個範圍，得與全國英俊少年作文字交；私人的欣幸又爲如何！這幾天，氣候跳動得凶，接連下了幾陣雷雨。今天的朝陽便躲在雲中。然而這又何妨！誠然，天空中的朝陽暫時不見了；而在我的案頭，有多少朝陽像金鋼鑽那樣閃爍發光啊！

我們深深相信朝陽是有爲青年最準確的象徵，而這套青年人優秀作品集將繼續出下去，所以索性取「朝陽」兩字爲本叢書的總名。朝陽是純潔、光明、熱烈、前程遠大的；前程遠大、熱烈、光明、純潔的也是青年，也是本叢書！美哉朝陽，偉哉朝陽！

在重慶；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九日。

# 懺悔與咒詛

地主階級的  
小哈吧狗——蔣實

——懷鄉曲之三（註一）——



中國人大概都免不了有錯誤的。因為人生多少有些像探險；既云探險，便沒有絕對的把握。既然沒有把握，便難將生活安排得完全適當；既不完全適當，當然就會發生破綻或漏洞。有了破綻或漏洞，那就是錯誤！不過我們做一個人，固然不應當毫不留心自己的錯誤，但也似乎不必過於重視它，為它煩憂，為它灰心喪志，甚至抑鬱不能自拔！我們應當詳細檢討過去，避免類似的錯誤重新發生，一如在探險中既往的教訓可以促成成功那樣。

我，和任何人相同，在這二十多個年歲裏，不知留下了多少大大小小的錯誤。假如若讓我指數，有許多我記憶也記憶不起來了；然而也有我故意忘掉却忘不掉的！……無論何人，只要一提到或想起自己的錯誤，大概總不免要發生一種惋惜，或感覺一

種歉疚！不過這種惋惜與歉疚的程度，常與錯誤的輕重或給自己所留印象的深淺為比例。有些錯誤，想起來時差不多太息一聲也就過去了；但有的，一旦回憶起來，會使你內心隱隱作痛，或使你的靈魂發抖，恰在夜間，甚且使你輾轉反側，頻頻喟歎而不能成寐！——我有一項錯誤，正是屬於後面這一種的。

這個錯誤的發生距今已逾十八個年頭；而我的自覺，我的發現它，那還是最近兩三年來的事。在這兩三年中，它急急蠶食我，使我良心的鞭子狠狠地在我感情的背上撲打。當我想到我現在的處境正是我當年對待別人的那個境界的時候，內心的憤懣也使我長夜孤燈下搔掉不少根那些還不應當白而竟然變白了的白髮。

這個錯誤是我曾將一隻狗當作了人，而將一個人當作了狗。

每當我回憶起這項錯誤時，我對我自己發生了絕大的厭惡。這種厭惡依次擴大開來，由我個人而厭惡到我父母的溺愛，更厭惡當時的社會制度與家庭組織，而又悔恨我為什麼生長在那樣一個社會，那樣一家庭裏！

像這一類的家庭，有的人看來大概已經認為夠不差了吧，因為那是一個十足的小康

之家呵！既然有個戶們的勞碌和家傭長工們的辛勤，一年內不用問芒種的早晚和霜降的迅速，米麥與雜糧自會按時進倉的。於是祖父終日的工作便是坐在茶館裏月旦三國演義內的人物，父親的一把水烟斗在家庭裏代替了將帥手裏的指揮刀！凡此種種，那當然都是無足奇怪的了。

不過，我請諸位讀者想一想：在這種家庭裏，我的地位會如何呢？

在我父親膝下，我排行第三：我的上面沒有姐姐，下面沒有弟妹，兩個哥哥也早先我很久而成人了。我恰好站在鄉下人所謂「老生兒子」（註二）的位置上。大家以爲「老生兒子」是最幸福不過的，假如這是真的話，那末我的幸福也確乎享夠了。

我的最大庇護者是祖母，她對我比古董家掌上的寶物還要珍愛。此外，祖父於茶餘飯後，他那「含飴弄孫」的興致也是很高的。母親當然更其疼愛我，在可能範圍內她要禁止任何人在我面前提高嗓子講話，恐怕萬一把我驚落了魂魄，就是廟裏的苦薩也會感到束手無策的。自然我的最大的厄運是當我做錯了事而被父親發現的時候，他會嚴厲教訓我！不過兒時的聰明和經驗告訴我，即使是這樣嚴重的時機也不必過慮，因爲只需投

入母親懷中，最好向祖母哭訴一陣，在母親或祖母的辯解和斥責下，一切險美都能化爲吉祥！就在這種縱橫捭闔的複雜情勢下，我便討到了在兒時我所能討到的便宜。

當然，在這種境遇中生長的孩子會生長成什麼樣子？我們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一種卑賤的靈魂漸漸侵入我的軀殼。西哲有言：「世界上最大的權威莫過於搖動一下舌頭能使天地旋轉。」當時一個七，八歲孩子的我雖然不知道什麼叫做「權威」，可是我確實有搖動一下舌頭使我家裏那個小天地旋轉的本領。日常我喜歡人家稱呼我「少爺」；在那五六個傭工裏，誰冒犯了我，我毫不留情地用小皮鞋踢他們。

我們家裏所僱傭的長工每年由三，四個至五，六個不等，他們的年齡也由十數歲至四十餘歲排列成不同的等級。而且長工僱傭的時間也極不固定，有的三年兩年連接下去，有的一年來一年又走了。但其中有一個年紀最老的傭工（此處的所謂「老」不過是比較其他傭工而言，實際上尚並不算太老，當時只不過四十多歲罷了），在我一有記憶時他便在我們家裏工作，可是却從未有一次離開過！而且其他的長工也僅僅是長工而已，在工作中得敷衍時就要敷衍一下的。這位老長工却不然，他簡直同我們家裏人一樣，他

代我們謀算着何時哪一塊田裏需要澆水，哪一塊田裏需要加工芫一次草，哪一塊田裏應當多施幾斤肥。平常他負責監督其他工人；當夏秋農忙的時節，他還要整夜不睡覺——執着長矛去巡防「抓青」（註三）！總之，他對我們忠誠極了，而我們家裏的人同樣也都對他格外客氣。

後來我才知道：當我父親像我這麼大的時候他便到我們家裏來做長工了。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據說有一個時期，河間府一帶遭受了天災，一連兩個年頭都是赤陽大旱，五穀的種子在枯涸的土壤裏爬不開根，當然更說不到收穫了。然而到了第三年，却又來了一次水潦，一連數個月的霖雨還不算，太行山上的水更相約奔騰下來，它們衝破了一切可能的阻攔，一直瀉到河間府附近來集合；於是使這兩年乾渴焦裂了的土地馬上又變成了澤國。人們因為兩年的饑饉早已只剩下了皮骨，現在又須同水去作戰；所以甘心安命的人便長嘆一聲倒死了；其他對於生命仍然留戀的人便相率向四方去逃荒。當時這位老長工正是一個十餘歲的孩子，隨了他的母親逃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不久他的母親因為飢餓疾病交加，熬挨不過人世的磨難，溘然死去，拋下了他一個孤苦的幼童，流浪

在街首巷尾。我的慷慨好義的祖父，恰巧在門外遇見了他，看他可憐，收留了他，派他在我們「下房」（註四）裏打掃馬糞。現在祖父已經告老休息了，父親代之起來支撐門戶，而他仍舊忠實地當長工。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後來才曉得的，當時我是一個七、八歲的孩子，不能夠了解這些，實在也不需要了解這些。其時我只知道他叫「五妮子」，爲了取笑起見，我們便給他改成「筐繫子」（註五）！但祖父，父親，以及家裏其他年長的人都稱他五妮子，稱他筐繫子的只不過我和二哥以及姪輩的幾個小孩子而已。他對我們家裏人都很卑躬尊敬，對我更甚！他一講話總是「少爺，少爺」不離口。我雖然只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由他看來我彷彿比路邊的野老還要年長。因之我素常雖然喜愛他，但如使性子的時候，對他也未免會發生一種卑無忌憚的輕蔑與欺辱！

有時候他故意引逗我，使我發怒或生氣。譬如當我下學歸來在天井裏開放兔兒車或是拍着皮球耍的時節，他會忽然藏起我的玩具，令我着急地四向找尋。一旦被我發現他在作鬼，我便不願輕重地破口大罵，甚且狠毒地在牠生着絡腮鬍子的臉上猛擊兩掌：這

樣如被祖父母與母親發現了，固然要痛責我不應該，在父親或者還馬上教訓我兩拳，但他照例是毫不介意地笑謎謎地跑開；倘若父親因此打了我，他更會抑悒半日，內心慚愧不安！

尤其當我在街外與那般野孩子們吵架的時候，假如被他逢見了，他總先勸止我；如我不聽，他便用強方將我抱回家，一邊嘴裏喃喃地說：

「你做少爺的人不應當與那些野孩子們一般見識，聽他們罵得多麼粗俗難聽，有失你的身份呵！……」

在盛怒之下，我也許又狠狠地在他臉上亂打一頓，然而他總是一直把我交給母親或是祖母後，他才緋紅着臉有時甚至噙着眼淚走開。倘如下一次又有同樣的情形發生，他還是照舊這樣做。任憑我罵他打他得更厲害些，他總不介意或灰心，而照例做他認為所應當做的事。

正因為我這樣的任性放肆，又有他那樣的樸實忠誠，所以才使錯誤發生在我身上，而正好落在了他身上。

錯誤發生的經過大概是如此：——

幼小時候，我心愛許多東西；其中之一便是我家所養的那條花白狗：牠肥大壯健，額毛鬚鬚高聳，看去非常雄偉。牠的體方足以克服衆狗而有餘。當那秋收甫畢，我同父親漫步郊外，如有野兔被牠發現，向來逃不脫牠的爪牙的。此外牠還懂得一些技巧，我把手一按，牠便爬伏在地下匍匐前進；把手一搖，牠又知輪在地上滾轉不已；假如我再換一個手勢，牠便能把身體直立起來，用二隻後腳交替行路！另外牠又好像懂得人性；在白晝，凡熟識的人皆可在我們家庭裏自由出入；然如到了夜晚，當更深人靜大家都入了眠的時候，牠便臥伏在內宅門口，除去真正的主人外，任何人皆不能擅越雷池一步。

因之牠便成了我的一個主要愛玩，有了殘羹剩飯，我便儘先喂牠；並且誰若損傷或委屈了牠，被我發現後，決不饒恕！

可是，偏偏有一次這隻狗不知爲什麼竟將老長工五妮子咬傷了。五妮子也許一時氣惱，拿起一件東西把狗打傷了；狗的一隻後腿高懸起來，不住「汪！——汪！——」發着哀鳴，馬上便被我聽見了。於是我急忙跑出來一看是五妮子損傷了牠，不禁怒火中焚

，立刻掀起一條木棍在五妮子的脊背上亂打一陣。呵嚨！這還是第一次，五妮子把憤怒的眼光注視着我，一面指着她腿上還在淌血的傷口辯白道：

「哎呀！哎呀！看牠把我咬成什麼樣子啦！……」

噢？這真是反了天！在以往五妮子向來都是安安靜靜接受我的懲罰的，今天竟然敢同我辯白起來，這對我無異是一種侮辱！於是我便更加憤怒，將棍子兩點般劈頭打下去，五妮子因痛大號！當祖母和母親聞聲跑出來拉我的時候，他才癩呀癩地撈回「下房」去，我記得他當時的臉色顯着非常悲悽而難堪的。

我雖然打了他，忿怒仍未稍減。我眼看着那隻蜷曲在牆角裏一邊舌舐傷腿，一邊哀鳴不已的狗，猶恨未曾替牠報仇於萬一。

後來五妮子的傷口因為保護不濟當而發炎，據說他那條被咬傷的腿整個都腫脹潰爛起來，瘡口不時淌出膿血。於是我父親一邊請醫生替他調治，一邊便使他靜養；這樣一直過了兩個多月他才能起床。在這兩個多月中間，我並未曾去看望過他一次，因為我太恨他，不能原諒他。當然，以後我才明白這一次我確乎使他傷了心！

真的，關於這件事，幼時我一直沒有諒解他，後來因為時間隔得久遠而漸漸淡忘記了。

X

X

X

X

自民國十四，五年以後，我們家裏幾乎完全過着困厄敗運的日子。有一次因為商務上的失敗，竟至於不得不變賣田地去抵償。此後結束了經商而專理農事，固然可以沒有冒險與較大的盈虧，可是在當時那種消耗浩繁，捐稅苛重而米糧低賤的情形下，更是一年不如一年。從此我們的個戶與傭工逐漸減少，田地也不得不漸次典賣；同時父親臉上的皺紋也因生活煩憂而一天一天加深了。此後更災連禍結：首先祖父母相繼去世，隨之母親也暴病棄養；不久連一向疼愛我的寡婦伯母也忽然壽終正寢了！從此我們家裏便被一種哀傷淒慘的氛圍籠罩住，整天大家彷彿在低氣壓下生活着，連呼吸也好像不如過去那麼舒暢和自由；至於門庭前的煩囂，當然更隨着家勢的衰落而消跡了。惟有那老長工五泥子，這時仍與我們共患難。

後來我雖然勉強進了中學，可是經濟情況，是一日不如一日。好幾次入學前我必須

等待告貸成功才能動身；及後告貸也不是那麼容易，我必須向窮困奮鬥！從此兒時幸福化作經驗中的綺夢，我開始對於人生真貌有機會認識和體驗。當我在高中最後二年的時候，二哥忽染肺病逝世，不久父親亦因受盡了人世的折磨，憂勞過度而終：這些打擊對我如何重大呵！於是大哥獨守門戶，家運當然更黯淡了。所以有個時期因為接濟不上，我還必須靠我自己的綿薄來維持我那斷續可慮的學業。

晚近幾年，因為求學，我很少在家裏。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件突然爆發，那時我正滯留在保定。後來時局愈演愈緊張，連回家省視一下的機會都沒有了，於是毅然乘平漢車投到黃河這邊來。所以在戰前我並未會回去過那生長撫育我的老家，以及看一看家裏的一切人，尤其是忠實誠樸的老長工五妮子。現在有許多情形都已發生巨變，而且鑄成了學生的遺憾，即使在抗戰勝利後也是無法補償的！每當想到這裏，我會勾引起無限悵惘！……

×

×

×

×

猶如一片落葉或一支浮草，我在這抗戰的洪流裏飄游。熱血沸騰時我曾在戰地上奔

波，稍後，我也曾坐在辦公室裏揮起喚醒時代的筆；再後，又幾經周折，我便走進了大學，獲得充實自我的機會。

在抗戰發動最初兩年，因為時局波動急劇，個人的住址既難固定，很久同家裏斷了聯繫。繼而戰局轉急，生活亦漸趨安定，於是方得與家庭互通信息。……由於哥哥同侄兒的幾次來信，我知道他們因為受不過敵人的壓迫與殘虐，都相率跑到山裏「幹」起來了。侄兒原比我長一歲，對於在另一篇文章裏已經介紹過；並且他在戰前擔任過本縣訓練壯丁副隊長的職務，因之如去從事游擊工作當更為合適。據來信報告現在他帶領所屬正盤踞於邢台西山區一帶，因為作戰勇猛，所以被老百姓們稱譽為「虎」！此外舅父也率領着一支人馬，活躍於柏、堯、任、隆一綫；我想倘使對照起來，不妨稱之為「龍」吧？

侄兒在來信裏經常報告他們的戰況，曾幾次使敵人的掃蕩落了空。有時他還用昂藏的語氣描述他們的悲壯和勝利，都可使人感動而流淚。但給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報告遵老長工五妮子也已武裝起來了：

「……小時候愛同我們玩耍的長工『傻鬍子』，真使人敬佩極了，他現在也留在隊部裏，非要伺候我不可。並且當我們出擊的時候，他還要掛上兩顆手榴彈跟我一同出發。剛！我幾次說他『年老了，不適於作戰』來制止他，可是他總不肯聽；並且還辯解說：『自從你老爺爺（註六）在世的時候，我便到你們家裏來了，經過你的爺爺、父親待我的恩德都深厚如山！現在不少先生出去打仗，我不守着你不放心的；我雖然老了，但還跟得來呵！』……」

我捧着侄兒的信，不期然陷入深思冥想。那副滿臉絡腮鬍子的老實的面影，馬上浮現到我的腦海來。我想他以六十多歲的高齡，已爲我們家庭効勞輸誠，現在爲了要護衛下一代的主人，不惜執戈作戰，真有些不忍！於是我立刻寫一封信給侄兒，說明我們應當尊他爲長上，不可再使他過勞！

不久，侄兒的回信來了。他說他曾一再勸止他，命他守在隊部裏做些零星工作，無須親身去衝鋒陷陣。可是他仍舊不肯聽，並說敵人把我們的莊宅全部焚燬，（是的，當敵人佔領故鄉不久，便將我們所有的房舍用火焚燬了！）即使是老鄰舍幹的，他也要

他們拚命，何況是鬼子呢！……所以不得已，侄兒便挑選了一項不太用氣力的任務給他，——使他刺探敵情。

從此，老長工五妮子便扮作土著鄉民或走卒負販，同敵人周旋起來了。我想：以他那稔熟的地理和樵實的外貌，這工作對他的確是合適的。

果然，在侄兒以後的來信裏，便常常提到他的功績。最大的一次像縣城克復，便是由於他偵出敵人的兵力狀部南調，方纔獲得成功的。至於其他如對敵人掃蕩的預防和敵人兵車，彈藥車以及糧秣車等的襲擊，得力於他的地方更是擡起抬頭來數也數不清了。

……

可是，當民國三十年秋收以後的時節，在北方那真是過着陰暗糜亂的日子，有些隊伍，因為自己失去的正當統帥，於是敵人乘機開始第九次的大掃蕩。在這個期間，侄兒竟一連三、四個月未見來信，這真使我焦灼極了。當時的日子簡直像老牛拉石磨一樣的慢慢旋轉，而我的心也像石磨一樣的沉重。時間便這樣煩人的熬下去，一直等到第二年早春在接近南國的此地迎春草已遍地吐着小黃花的時候，我突然接到一封被風雨侵凌而

鬚了色的侄兒的來信。

信中一開始便是報告他們這次轉戰的經過。他和舅父聯合在一起雖然又轉進了一層山，犧牲了不少弟兄，但性命總算保全下來了，而實力並未大減，只須稍加補充整頓便可捲土重來。不過，他隨後又提到老長工管緊子却因此戰而殉職了！

我讀到這裏，不禁精神一震，血流驟滯，在不自覺中，下頰有些顫抖！少停，我又着急地讀下去：那是因爲在作戰的時候，對於敵情必須刻刻注意，於是五妮子等擔任籌報任務的弟兄們格外忙碌。常常我軍撤退了，他們尙不能退走；有時還須深入敵人後方，探聽更重要的消息。終於因爲幾次奮身冒險，五妮子便被敵人當做嫌疑犯而逮捕了！他們苦刑拷打他，逼問他的口供，可是他始終不承認；結果敵人沒有別的辦法想，便索性把他處死了。

「提到他的死，」侄兒在信中說。『那真慘極了！他是被敵人的狗咬死的！……』被敵人的狗咬死的！我的精神又驟然受了一次震盪，有些暈眩！兒時的種種便慢慢地一幕一幕浮現到眼前來。依稀間我又看見了他那副誠樸的面容，以及他的一切行徑。

這其使我憶起那次他被花狗咬傷，被我任性劈頭劈腦打的情形；進一步，我更聯想到他那腫的隻腿和他躺在床上的哀吟。於是愧作的冷汗馬上浸潤了我全身，同時懺悔與羞辱的眼淚也湧滿了眼眶。我不由自主地倒臥在床上，腦海裏有說不出的愁悵與混亂。我不知道我是在想什麼，我也不知道我是在幹什麼，重重的往事與新恨將我牢牢鎖住。

我迷惘了許久，才慢慢重歸於清醒。我掙扎着再從床上坐正起來，揀起手邊餘下的兩頁信紙，勉強打着精神讀下去：

「說到敵人的狗，吾叔大概還不曉得吧？那是經過敵人特殊訓練的，真兇惡可怕。牠的個子比較中國狗來得高，牙齒與足爪也格外犀利，跑起路來特別迅快！牠能依着敵人的意志行事，倘遇有被牠認為態度不很正大的人，馬上把他撲倒咬死；據說敵人還利用牠們於晚間睡覺後在住所附近放哨呢。——侯繫子的死，便是被這種狗咬死的。那是在一個清朗的深秋午後，敵人故意把他捆綁在一個熱鬧場所的大樹上去審問，意思是要用他來做一個例子，以警揚旁的人。經過多少毒刑，生死遞換，而侯繫子總是閉口不說話。最後敵人看着沒有希望了，於是便將他解放下來，佯說他沒有罪，而強迫他走開。

當然這隻繫子因受盡了敵人的摧殘，手足都已麻痺損折，哪裏還能走呢！可是一方面因為敵人催促下，一方面他也相信了敵人的狡詐，因此儘力量爬挪；爬了半丈，也不過才離開一百多碼遠。於是敵人把手一揮，時常追隨在敵人身邊的那隻狗便直跳起來，追上筐繫子，用銳牙狠狠地咬住了他的頸項，爬伏着的筐繫子便被咬翻在地上。隨後狗又用利爪在他胸腹上一陣亂抓，鮮紅的心肺與胃腸一齊滾出肚皮！狗的任務既已達成，乃搖着尾巴擺着腦袋興奮地跳竄回來，而敵人也快樂地拍手大笑，得意洋洋地一起走開。筐繫子的屍首被丟在那裏，誰也不敢去收殮！——我們同胞們還這樣慘死的，真不知已有多少呢！

至此，我前淚益發湧泉似的淌出。我一面用手帕揩着，一面禁抑不住抽噎；同時，我像置身雲霧中一樣，頹然遐思着。我深切感覺得人生苦多樂少，而這些苦大部份是我們自己造成，飯碗在這大部份人類所自加的痛苦中，又有一部份應歸咎於狗負責！因為在座給人加施痛苦時，常常要利用各種藉口或工具，狗便應運而生。犬凡狗有一種本領，說得玉子的歡心；所以主人常因愛牠而借重牠，牠也仗着主人的信賴而加盡於人。在動

物進化的階梯上人雖遠遠地高出於狗，而在實際上往往狗超過了人！這雖然有時是主人故意的作爲，但有時也是因爲過分愛愛而發生的錯誤。誰知道在十八年前我已發生過這種錯誤呢？西洋有人說：『吾人常見狗咬人，却未見人咬狗。』這雖是戲謔之言，確也答幾分真理！

自然，我這裏所說的「狗」，有的是背駝日月的，有的是冠蓋儼然，狗而似人的。最近這幾年來，我子身淫沉於時代洪流中，雖則有幾次被真正的狗咬了；可是我受貌似真的狗欺凌，却非泛泛然一次了。此外再加上當我錯待五妮子的羞愧，使我對於狗發生了極大的厭惡。每當我因受了狗的欺侮而失意的時候，或看見房東的狗向我切齒而狗他主人搖頭擺尾的時候，甚至在書本上看見了「狗」字或在社會上聽見發生的種種狗事的時候，我都曾憤恨地咬緊牙關，有時還會不由自主地脫口罵出：

——可詛咒的狗呵！

然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狗才能在這個世界上絕跡，所以我也不曉得人加於人的痛苦到何日才得減輕？……

註一：懷澤曲爲一總標題，內包若干短篇，現已寫就三篇。其一附標題爲空心樹，已發表於文藝青年及陝西青年二月刊；其二附標題爲血，已發表於文化新聞週刊；此是第三篇。

註二：「老生兒子」即父母一生中最後生育之兒子。

註三：「抓青」，即當麥秋收穫時節，一般貧民赴田野偷盜禾稼之謂。

註四：「下房」即傭人所居住之房舍。

註五：「即靈監等之提手」，北方俗稱「筐繫子」。此則借爲綽號。

註六：北方人俗稱祖父爲「爺爺」，稱曾祖父爲「老爺爺」。

# 戰馬和鎗

王 壺

「再見吧，北平！」

「再見吧，天津！」

離開了北方，我跑上了太行山。

在那密匝匝的層巒疊障裏，有的只是深谷、高峯、冰雪、黃砂、和翻騰着火藥烟霧的渾黑天幕，只是風吼、馬嘶、鷹唳、狼嗥、和抗日隊伍晝夜不息的衝殺高嘯。在戰鬥的血腥日子裏，平津的影子在心中隱隱起來，漸漸地，我乃忘掉了在平津度過的歲月，和在平津相識的故人。

可是，當今年的暮春，拋下了自己那匹心愛的戰馬（戰馬呵，你的巨蹄曾踏遍了晉東南，戰馬呵，無數個黑紅色的恐怖夜，你隨着主人突圍，使我又看見第二天的朝陽！），拋下了自己那支心愛的鎗（鎗呵，你的聲響曾灑遍了北戰場，鎗呵，無數次反掃蕩

的激戰中，你彈出了復仇的種子，使鮮紅的花在敵人的臉上開放！），留戀地說一聲：「再見吧，太行山！」，我開始來到後方，立刻像從一個夢中醒來了——太行山上的日子正是一段夢呢，我重新看到了那麼熟悉的夢前景色：

在那散溢着香檳酒、咖啡、濃茶、脂粉、和肉香的混合味的街上，我又看到了想劃破白雲的高廈（這不是中原公司，或是渤海大樓嗎？註一），我又看到了像陰線線那麼飛馳的汽車（這不是到賽馬場，或是到回力球場註二去的一輛輛的車子嗎？），我又看到了紫色夜裏，絢爛燦麗的氬管燈（這不是紫色時王府井之夜，或是小巴黎之夜嗎註三？）我又看到了張開大嘴吞吐着千萬人羣的商店，影場，劇院（這不是東安市場，勸業商場，真光電影院，平安電影院，新新大戲院，或是中國大戲院嗎註四？）……我的頭昏眩了（這是天津的街？北平的街？這麼熟悉的景色啊！）。

……像遇到一陣狂風，我被颳到憶之海裏。

在波濤的旋渦中，我痛苦地想掙脫出來；可是，一個猛烈的浪花打來了——

我又看到：走着俏皮的腳步，擺着輕俏的身姿，嘴唇笑得像盛開的小紅芍藥，長睫

毛遮不住靈活的大眼睛閃爍出青春的熱情，女孩子們是這麼地動人活潑（這是和自己相識的那些北國女兒嗎？這裏面有着和自己相愛的璐和菁嗎？璐啊，菁啊，菁啊，……）。

再不能掙離出這憶之海，我沉得更深，更深……

五年前。

仲夏，多麼醉人的季節呢：中南海的荷花叢散着幽香，太液池中反映着晶亮的白塔和鮮麗的游艇，太廟的大樹陰下拂着涼沁沁的風，游泳池變成了年青人的家庭，屋頂花園上的露天影場，露天劇院，露天茶室，露天球社，瘋狂地吸引來消夜的人，大餐廳和跳舞廳中的冷氣裝置使小姐紳士們滿意地吃着冰淇淋……人間的天堂啊，仲夏的大都市。

可是，突然地，蘆溝橋畔響了清脆的鎗聲！從此，仲夏是多麼恐怖的季节啊：正陽門懸上了膏藥旗，圓明園懸上了膏藥旗，南苑營房懸上了膏藥旗，天津市政府被轟炸成瓦礫，保安司令部被轟炸成瓦礫，南開大學被轟炸成瓦礫，北甯花園駐滿了鬼子兵，北

京大學駐滿了鬼子兵，北洋學院駐滿了鬼子兵……

無數的男女孩子，都跑到了唯一的平安地帶——天津英法租界裏。他們囚在那兒，預備搭英法海船到青島，上海，或廣州去。

可是，我自己到南方去的計劃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敗。呆呆地看着我們那些可以通到內地的海港相繼失陷，路線越來越遙遠，而在塘沽出口不能避免的日兵檢查，也越來越刁嚴，怎麼辦呢？難耐地忍受着痛苦，憂鬱地沮喪地打發着日子，每天只是咆哮着：「到南方去，到南方去，到南方去呀！」我快變成瘋癲。

「直到在那一天，那可紀念的一天，那可歌頌的一天，那可讚美的一天，在剛毅的北國兒女中，我遇見冰瑤和菁。像兩顆聖潔的星，射兩支強烈的光，照徹了我的魂靈。璐開始和我講：

「看你那憂鬱臉，幹什麼儘是癡想看到南方去？假如我們這些血還未冷的孩子們都跑到南方去，是不是，你願意叫北方儘剩下些漢奸與順民？儘是剩下些頹廢的脆弱的悲觀青年，與醉生夢死的男女流氓？」

譚青萍，接響和我說：

「我們生在北方，長在北方，我們應該在北方和敵人拚，不到青天白日旗重在這兒狂舞，我們就死，死也不離開北方！」

比那月夜的雷響還嘹亮，她倆的話一字一字地落在了我的耳邊。我真地被嚇住啦，我驚訝這話竟會由兩張那麼柔美，那麼嬌淨的嘴中吐出來。我慶祝我們國家，有了這種強有力的女子，戰爭前途上將會泛射出驚人的勝利光芒。

：「我捧着一顆赤誠的心，回答了她倆！」

「絕對不再想去南方了。那怕是倭寇最微弱的火焰，我也要加强抗日的烽火狂熾，熊熊燒在北國。」

我們三人一起舉起茶杯，我們三大齊嚴肅的宣誓：為祖國願在敵人的後方奮鬥，不稍難，不怕苦，不怕犧牲，不怕敵人陰險森嚴的間諜網，我們的工作有了開展，我們更有了工作後的狂歡。那種喜悅的心痛誰能想像得到？誰又能享受得到呢？那總是比在祖國的平安後方，聽到前線捷報還值得洋洋得意吧，爲了那些得意的資料正是由我

們所創造出來呀！

在天津，她倆幫助我運輸着每日簡訊，路透社新聞，及一些祕密油印的抗日報章。在五卅、在北九、在 委員長誕辰，在雙十節，在元旦，每一個紀念日都不放棄地，她倆在光明電影院，在明星電影院，在大明電影院，在國泰電影院，巧妙地散放了大張傳單。

這工作太渺小嗎？可是，由於那些報章和傳單，多少兒兒在暗無天日的地牢裏，仍能吸吮到一絲自由親切的氣息，多少人兒在敵人的威迫利誘下，仍能有着一顆深信祖國必勝的心。由於那些報章和傳單，敵後的同胞和溫暖的祖國纔架起一座橋樑。由於那些報章和傳單，敵後的同胞在嘴邊喊着，『日本皇軍萬歲，』却在心裏喊着：『中國永遠不會亡！』更由於那些傳單和報章，新民主主義的濁流沖積的渾噩大陸上，竟泛濫着三民主義的信仰！

皇后公園旁一個廣場，是我們工作後歡聚的地方。在那兒，我們曾有着可愛的綺麗風光：穿上四輪鞋，圍着紗質的長長的花圍巾，滑跑起來時，圍巾在飄飄的風中吹，像一羣花蝴蝶隨着我們飛。我們一塊笑起來，又互相地說：『瞧，咱們都是大孩子啦，怎

麼還如此頑皮？」不高興滑輪子鞋時，便在那兒騎馬，帶着黑眼鏡，穿着白褲子，三個臥騎在三匹漂亮的澳大利亞種的馬上，吹着口哨，伴奏着馬蹄的「得！得！」聲響，輕風往臉上撲着野花的香。我們一塊笑起來，又互相地說：「瞧，咱們簡直像在西班牙原野上騎着馬，那麼地愜意呀！」我們還時常在那兒野餐，當我們吃完了沙丁魚，橘子汁，香蕉，牛油，和麵包時，便依着一棵洋槐樹靜着眼睛做夢。三支夢是相同的，我們都在夢想着那個日子降臨時的美景——

國旗懸滿了海，一條街以外孩子們拿着砲竹在邊道上跳躍，街兩邊的樓房阳台上和窗戶間，都被抱着鮮花喇叭的入羣擁滿，陽光燦爛地照耀下，看哪，我們那由南方凱旋而來的英勇國軍，行在了街心，國旗飄盪着，砲竹鳴響着，人羣中漲起了勝利歌，由高空，五色繽紛的鮮花朵，雨點似地往下歡舞地飛落……

我們手塊美起來，互相地說：「啊，瞧那太陽旗不仍是在近近的修樓那樣懸着嗎？註五？我們要加倍地工作，使我們那夢幻的花，結出真的果實。」

星期日，我們便騎着腳踏車，一塊到維斯禮堂去做禮拜，晨光在靜穆的基督像上散

笑，三個孩子默默地祈禱，祈禱三個人永遠相愛，永遠被強烈的「祖國戀」繫住三顆心，最後更虔誠地爲遠方的祖國戰士求福了。

盛夏時，打網球的人活躍起來。我們是酷愛網球的，便在英國球場消磨着一天，一天。漸漸地，我們認識了一些每天也在那兒打網球的大不列顛男女青年。我們儘量地和他們變成朋友，和他們做單打或雙打比賽，請他們到冷食店吃可口可樂，我們更告訴他們：「泰晤士報」(Peiking and Tientsin Times)上刊登的中國勝利消息不夠詳細；隨後，我們便分別像演劇那麼認真又那麼滑稽地，講出：我們的空軍如何首次地翱翔在東京上空，我們的護報同志如何機警地燒毀了敵人的萬寶倉庫，我們的大軍如何勇猛地，在台兒莊把鬼子痛擊得落花流水，我們的游擊隊如何神祕地在冀魯大平原把鬼子逼得糊裏糊塗……他們聽得入神了，一勁兒地催：『再講下去呀，親愛的中國兄弟姊妹。』

冬天時，我們到馬廐道美國營溜冰場去溜冰。那兒有活潑的美國水兵，有瀟灑的英國水兵，有肥得像圓球的白俄胖太太，有苗條得像燕子的法蘭西舞女，有滑稽的老頭

子，有調皮的幼童，有黑頭髮，黃頭髮，棕頭髮的，黑眼珠的，藍眼珠的，綠眼珠的……數不清的臉，數不清的腿，數不清的手，數不清的各式冰刀閃出來的一道光，一道光……我們三個也夾在人羣中，搖幌着頭，聽着播音器瀉下來的流行曲，那麼愉快地在冰上溜，溜，溜。在峭寒的北國，我們却有着如此熱情的冬天。

在冰上，我們和美國兵變成了朋友，他們教給我們溜花樣，溜 *Out-side Curve* 溜 *In-side Curve*，到更熟悉時，帶我們到小總會舞廳喝葡萄酒，到他們營盤俱樂部去打乒乓球。聖誕節，他們送給了我一校打鳥鎗，送給了璐和善許多寇寇糖，和她倆喜愛的狄安娜杜萍，安娜蓓娜，姐耶黛爾尤，洛利泰揚，一些女明星的巨型像片。

像一陣旋風，敵人封鎖英法租界的消息，襲入了人們的耳中。我有些驚慌，匆匆地離開了我們那設在特別一區的祕密電台，預備回到英租界去。遙遠地，已看到和英租界交界處拉上了雙重電網，只有一個小孔口，被檢查完畢的行人可以直那走過去，那像是在過鬼門關。日本兵們手中的刺刀，偽警察們嘴邊的兇笑，惹起我一串急烈恐怖的心跳——我的左腿長褲下正藏着一份機密文件和電報稿！我不能把它取出來丟掉（我的使命

是要帶它到英租界呀)，只有一隻木鷄似地站着任他們檢查（在等待死一樣呀）！

他們搜摸了我的帽子，搜摸了我的頭髮，搜摸了我的大衣，搜摸了我的外套，搜摸了我的襯衫，甚至命令我脫下鞋子，最後他開始搜摸我的右腿……天哪，在這一剎那，當他的手移動在我的右腿上，像兩隻鋸將要割斷了我的神經的這一剎那，一萬個沒想到地，他們叫了：

『滾吧！』

做夢似地落在英租界，我的手顫抖地一摸，那份機密文件和電報稿仍平安貼在左腿的長襪下……

做夢似地找到了璐和菁，我的聲音顫抖地述叙出通過檢查口時的驚險：

『璐，菁，假如他們搜摸一下我的左腿，現在我已到了陰間……』

嘿，她倆竟拍着手，嘻嘻地笑起來！

『璐，菁，今天夜裏十二點便要正式戒嚴，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留在特別一區出不來，我們還有許多重要東西留在特別一區出不來，妳們還笑？妳們還笑？』我氣壞啦！

「哈哈，孩子，孩子！」璐指着我的鼻頭叫。

「哈哈，假如我們倆由特別一區來，就根本不走那檢查口！」李擺着鬼臉，拉着了我的手。

我一點都不懂，心中只是想：

「嘻，妳們還能飛過來嗎？可惜又沒有長着翅膀！」

第二天，英租界和特別一區的交通真地斷絕啦。我陷在焦急中，同志們也都哭喪着臉，在暴躁，在驚慌。想想吧，鬼子們正在特別一區開始捕人，開始搜查，開始搶掠！

第三天，突然發現一條紙籤：「藍，我倆到特別一區去啦，下午要你在馬廠道義順合咖啡廳等着，我們會平安歸來。璐，菁留字。」

我真莫名其妙地聽到義順合，白癡似地喝着濃咖啡，我真不知道這兩個小妮子在玩什麼把戲？呀！天！門一開——璐和菁真地大搖大擺地走進來！後面還跟着一些被封鎖在特別一區的同志們，我睜了眼睛看，一點都不錯，兩天前就是他們在特別一區交給我的電報稿，啊，啊，還有哩：（璐和菁的驚人功績呀）她們帶來了那座五燈短波收音器，

和我們祕密電台上的收發報機！

『哈，讓你說，藍，我們帶着這麼多同志，這麼多寶貝東西，是不是也能像你那天那般愚笨地，從那個要命的檢查口過？』璐又指着我的鼻頭叫了。

『哈，讓你說，藍，我們要那些美國兵做朋友幹什麼？只是爲了吃糖，打鳥，喝酒，溜冰嗎？』善又擺着鬼臉，拉住我的手。

喔，一下子都叫我明白了：原來她倆是由美國營盤中間穿過去，又穿過來——美國營盤的前門在英租界馬廠道，却有一個小後門向特別一區開着。

『美妙的交通橋！』

『奇巧的交通橋！』

『偉大的收穫！』

『苦苦心血換來的成功！』

我們舉杯慶賀！璐和善更那麼興高采烈地，像兩個頑皮的小姐姐，跳起踢踏舞！

感激美國兵朋友的協助，在他們和璐、善的共同開拓下，我們落成了這麼寶貴的橋

！由這橋上，我們可以照常邁着大步 到特別一區工作，我們可以照常到那個住在特別一區的猶太軍火商人家購買手槍，更使敵人失望地——大批的新鮮菜蔬由特一區大菜市經過這個橋運到了英租界，他們想斷絕英租界居民吃菜的陰謀完完全全地失敗了。

封鎖一點沒影響了我們，却給我們圈劃出來一座小樂園，我們爲了慶賀工作的成功，每天過着極端狂歡的日子。從天亮到深夜，璐、菁、和我三個快樂得要瘋的孩子總是在一起！我們做了許多漂亮的新衣服，我們買了三雙滑冰的長跑刀，我們每天到電影院、到劇場，我每天都舉辦茶會，舉辦化妝舞會，邀請那些一塊打網球的英國男女孩子們參加，邀請那些美國兵朋友們帶着他們的情人參加……我們的嘴一分鐘都不停地嚼着香的糖，喝着甜的酒，一分鐘都不停地在大聲地笑，在拚命的叫，我們的頭，我們的手，我們的腳，一分鐘都不停地在幌、在搖、在擺、在舞踏……

在這段日子裏，快樂的電子飛竄在我們的週身，使我們幾乎快樂得麻醉了。

封鎖解除了。可是我們的臉頓時變得可怕地陰沉了，爲着英國工部局竟允許了鬼子和漢奸武裝地到租界來檢查，來搗蛋！大街上出現了嗎啡房、白麵房，大街上「若素」

「雞素燒」、「大學眼藥」、「大勉強」的廣告使人們看花了眼，大街上木屐拍拍響，大和民族的浪人、妓女、和丘八在做「伯郎運動」似地胡撞亂竄！八大精鹽公司的樓尖掛上了膏藥旗，變成了鬼子的特務機關……

一些同志被逮捕到紅帽衙門……

天津不能再活動了。到北平去吧，那古典味的幽美都市！可是，天，當我們的腿一跨入了正陽門，我們却不曾發覺已把自己的身體送入了毀滅的籠牢。

是的，我們在北平又工作了半年，璐和菁在一個女中裏讀着書，我們便吸收了許多熱血女青年，我們親眼看着她們激昂地宣誓，又親自送她們到火車站，她們一批一批地到了南方，正像大量的新鮮血液注入了祖國的心臟！可是，那厄運啊，終於坍塌在我們頭上。

深夜裏，一個女中被包圍了，兩個女孩子被抓上警備車，被送到了偽警察局的特務科！那是璐和菁！那是璐和菁！

兩顆星，殞落了，我們的一角天空失掉了光明，兩隻火車頭翻跌了，我們的抗日線

上剩下些淒涼的空車輛，不能夠開行……

費盡周折，冒盡艱險，我和警察局特務科打通了關係：忍辱地和無恥的漢奸特務混成酒肉朋友，忍辱地和卑鄙的情報腿子拜成盟兄弟，我的愿望達到了——由他們嘴中，我清楚地聽見了詳細的璫和善的信息：

被抓到特務科，她倆被拷打了，被審問了，被關在黑屋子裏了，然而她倆的嘴封緘着不說一句話。特務科長（註六）失望得要命，他不能由她倆嘴中，得知半個和她倆在一塊工作人員的名字，或得知一星點她倆的活動計劃。

「只要妳們說出妳們的支團長，只要妳們說出妳們的分團長，立刻我會將妳們釋放，妳們要明白，我要消滅的是他們，而不是兩個輕弱的女孩子！」擺着卑鄙的懇求臉，露着下流的賤媚笑，特務科長向她倆講。

嘿！輕弱嗎？她倆第一次地開口啦：

「你不要問我們的支團長，你不要問我們的分團長，他們會化名，他們會化裝，即使告訴你他們的名字，你也永遠找不到。我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的團長就是 委員

長，你一定也清楚地認識他的面容，並且我們還可以告訴你，他就住在重慶！你不用在這兒赫赫威威地逼我們兩個女孩子！」

天！中華民族會滅亡嗎？中華的典妻女子在正義地怒號了！

天！三民主義的花朵會萎凋嗎？三民主義的典型女子在正義地怒號了！

特穆科長的肺氣得幾乎炸開，他兇狠地命令他的嘍囉們：『弄死這兩個小土匪，用人間最慘毒的酷刑！』

她倆變得更加坦然，更莊靜，安詳真潔的光輝在她倆臉上閃出了中華女兒的崇高，閃出了三民主義的女兒的神聖，嘴邊有些笑容，她倆在等待着那壯烈的榮耀的成仁。

衣服整個地被脫光啦，兩邊有人緊抱着臂，不使她們倒下，分別有兩個失掉了人性  
的壯漢子拾起刺扎扎的粗麻繩，一人在前，一人在後，在她倆的小腹下部用力地拉了！  
拉！拉！那就像兩個人在用齒鋸，鋸木頭一樣！

鮮紅的血湧出了，眼睛閉上了。呼吸快停止了，她倆被丟掉在地下。可是，嘴在顫動，抖索着，一個說出：『我們的團長還在領導着……』，一個說出：『會給我們復

仇的三十萬青年孩子們仍在活着……」

多少同志知道了她倆的惡耗，眼淚像斷了串的珠子往外滾，我哭不出來，哭如何能傾瀉出我的哀痛萬萬分之一？我要復仇，我要復仇！一天的七萬六千四百秒，沒有半秒鐘忘掉了復仇，沒有半秒鐘瑒和菁慘死的畫面不在我的眼前擺動。

突然，一個大快人心的消息爆發了，在東京城根，我們的英勇同志刺死了日本天皇派來的御欽差——望月，整個北平騷動起來，可是我們的復仇工作却因此遭到了完全的毀滅：敵人借着搜捕刺客的口實又瘋狂地展開了大逮捕，我們那親愛的同志們，又無數地被抓到特務科，丟掉了未完成的事業，永別了世界。

遭受着如此兇狂的暴風雨，我的生命已迫近到萎謝、凋亡……支持着一口微弱的氣，按撫着疼痛的心之創傷，回到天津去吧，我應該珍惜我自己這粒僅餘的殘渣。

又到了天津！又遇到了那些舊相識的英國男女孩子和美國兵。他們知道了瑒和菁的遭遇後，都那麼咬牙切齒地：

『等我們回國後，一定爲中國宣傳，叫我們國家和日本宣戰！』

是的，他們都將撤退回國了。『建設東亞新秩序！』『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這些口號他們該是多麼聽不慣？連些熱心腸的英美朋友都不能再留在這兒多安慰我一刻了，這更增加了我的傷感。在琪士林餐廳我一次又一次地爲他們餞行，在海河畔我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們送上輪船。

可是，在宴席前舉起送別酒的是我自己呀！在海河畔揚起送別臂的也是我自己呀！孤獨地，淒清地，不自主地，我抵喚着略和善的名字……

還好，敵人的瘋狂使我不能在滿目創傷的天津多呆一時半刻：憲兵鬼子和密探光臨了我的住房，他們拆毀了門和窗，挖破了地和牆，最後搜到了我那隻會打過偽市長潘毓桂的榮譽左輪槍！報紙上登出我的像片，和通緝的懸賞！一直地，我跑遍了唐山，昌黎，北戴河，秦皇島，都有人在釘着梢……

還是往西跑吧，由海邊，順一條斜線，我跑上了太行山。  
太行山的血腥，塗模糊了我的痛苦記憶。

暮春了，翩翩的風，使我細想着南方的明媚溫暖。於是，我下了太行山，渡過黃河，開始踏上了祖國的平安土。

半年來，我又長途漂泊、洛陽、西安、成都、重慶、昆明……可是我到底看見了些甚麼？這不正是南方嗎？這不正是五年前苦苦癡想的南方嗎？南方啊，南方給予我的是冷清清的寂寞，是浸着眼淚的太息，是海洋深的感傷！在南方我看見了和平津一樣蠶雜的墮落的大都市，在南方我更看見了女孩子們，她們梳着蓬鬆的鬢髮，擦着香膩的脂粉，披着豔麗的新裝，挽着貴族男士的臂，婷婷地走，嫵媚地笑，璀璨的首飾在耳邊、在髮間、在手上，散着高傲矜誇的光……

（這裏是沒有和自己相識的那些北國女兒的，這裏更沒有和自己相愛的璐和菁啊，這兒只是坐享清福的小姐們，居住的安樂鄉……）

.....

抬起頭，在藍空中我看了璐和菁的臉，雨後的虹似的，那麼清新。落下來了，低低的又響亮的聲音：

「你啊，三民主義的英勇男兒，怎麼也隨着怯弱的流，漂入了後方？這，連一聲槍響也聽不到的地方！這，連一閃砲火也望不到的地方！」

我有一對溼潤的眼珠子，我有了一顆滲透了辛酸的心。對不起璐，對不起善，對不起自己的信仰！我不能再停留在這種地方，我還是如此年青，我還有戰鬥的力量，我應該走，走開吧，爲了璐，爲了善，爲了自己的信仰！

太疲乏了嗎？已飛翔得這麼久。找一個角落做棲息場吧，該歇養一下傷痕斑斑的殘翼。不，我是要飛回去的，回到太行山的層巒疊嶂間，我是多麼渴望那深谷、那高峯、那冰雪、那黃砂、那翻騰着火藥烟霧的渾黑天幕！我是多麼渴望那風吼、那馬嘶、那厲唳、那狼嗥、那抗日隊伍晝夜不息的衝殺高嘯！我要在戰鬥的血腥日子裏，使平津的影子在心中消逝得再無蹤影，並且，永遠地忘掉在平津相識的故人……

我更要重跨上戰馬，我更要重拾起槍！親愛的恩啊（你將再馳騁在整個的晉東南！），親愛的槍啊（你將再鏖敵在整個的北戰場！）我們絕不會再有一次地分開了：我們會一起凱旋地回到故鄉，或是與戰鬥的大風暴把我們一齊埋葬……

——三十一年秋。——

註一 中原公司在天津日租界旭街，海大樓在天津法租界黎棧大街，是兩座北方最高的建築。

註二 賽馬場有英商的在天津英租界馬廐道頂端，日商的在北平東直門外。回力球場在天津義租界，爲意人經營的大賭窟。

註三 王府井是北平最繁華的街。小巴黎是天津法租界藍牌、黃牌、綠牌三路電車會聚的十字路一帶地方的綽號，因該地繁華有如巴黎。

註四 這些都是北平和天津的影院戲院。

註五 修樓在天津特別一區，和英租界只一河之隔。

註六 那時的特務科長是袁規，在作者寫的「一顆永恆的星」中有較詳細的袁規的故事。

# 洪 流

章益民

「別那麼兇吧，年青人，要是你有了我這麼多年幹軍隊的經驗，你也許比我還狠呢！」

當他受到我們的嘲罵和責難時，他老是搓着他的瘦長的手，似乎毫不介意地笑着這樣回答。到後來說的次數太多了，於是只要我們稍微對他露出一點不滿的臉色時，他就習慣地滔滔的這樣說出來，並且露出一個奸險的笑。

他是一個瘦長子，有着一副黧黑而尖狹的臉，一個鷹鉤鼻子醜陋的排在上面，眉毛幾乎永遠是愁蹙着的，蓋住着一對深陷的隱藏的奸惡的眼睛，頭髮亂蓬的蓋覆在額角上，當他笑起來的時候，那種貪婪的樣子，活像一隻烏黑的鸚鵡。

他姓丁，叫丁國維，那時他是我工作的那一連的特務長，一個奸滑貪婪而會玩手段的傢伙。

弟兄們幾乎是沒有人不恨他的，即使是他手下的幾個炊事兵也不例外：然而他的手卻能使我們的連長非常信任他，同時也和兩個排長相處得非常好，這當然是他常常獻小惡德，或用錢收買的結果：這樣他就在連里爲所欲爲起來，他無異是第二個連長，他能夠越職地命令每一個弟兄甚至班長替他幹一切的事，雖這事是他們不願做的。

我們的連長是一個北方老粗，有着一副率直，簡單而天真的性格，他不懂一切世界上的險惡，一件事他認爲是這樣的就永遠是這樣的，他從來不會從旁邊去想一件事，因此他會盲目地相信丁特務長。當然丁特務長也能抓住他的弱點，時常當着他做一些在他以爲是好的事，於是這時，連長就會拍着大腿，稱贊着丁特務長：

『咱們的丁特務長丁國維可真不錯，我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能幹而又老實的人！』

每當着他發出這樣的論調的時候，我還有一個姓陳的排長老是因爲聽不慣而藉故走開。——陳排長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剛從軍校裏畢業分發出來，他是一個剛毅而富

於正義感的人。

我們知道，假使有人向連長報告，把丁特務長一切揩油舞弊的卑鄙的事都告訴他，而所得的反應是他連連地搖頭，肯定地說：

『別污蔑了好人！你們看不透他，我的話是不會錯的！』

然後他就舉出好多丁特務長故意做出來的事來支持他的論點，證明他的話沒有錯，最後就罵那報告的人一頓。

因為極度的憎恨，弟兄們便替他取了一個綽號：「丁剝皮」，據說是這樣的：有一次一個弟兄在受了丁特務長的委曲之後，坐在舖位上嘆氣，說：『好厲害的丁國維，他簡直是會剝掉你的皮！』於是聽到的弟兄們就嚷着：『好！丁剝皮！丁剝皮！』於是他

的混名就這麼取定了。

有幾次當他發現弟兄們這樣叫他時，曾經唆使連長打了那些弟兄一頓。然而弟兄們背着他还是毫無忌憚的叫着，彷彿成了一句流行的口頭禪了，甚至於還會夾在歌子裏唱起來。

譬如他叫一個班長來說：

「李班長，你帶些弟兄去砍點柴來燒飯，快點！」

李班長當面是不敢得罪他的，照例地說：「好，我馬上就去！」

於是他咕嚕地罵着，走到門口，和弟兄們說，「傷腦筋得很！丁剝皮說要我們去砍柴！」

埋怨和怒罵的聲音從每個人的嘴裏叫出來了，大家都嚷着：「又是丁剝皮，這要命！丁剝皮！」

當他們帶了扁担和鐮刀走向山上去時，他們便唱起大刀隊進行曲來，用鐮刀扮着手勢：

「大刀向

丁剝皮的頭上砍去！

.....

唱完了，大家哈哈地大笑一陣！

這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是被政治部派來充當遠的指導員，由於我對弟兄們的親密，因此我常常能夠看見這樣的場面，在我，我是完全和他們同感的，因此我從來不禁止弟兄們這樣罵，雖然我也並沒有去鼓勵他們。



那一年的夏天，當我們這一連駐紮在一個小鎮有了三個月之後，連部接到一封上面的命令，要我們在一星期後，開到一個三百里外的××縣。

命令來得這樣匆促，限期又是那麼短，因此連長不得不命令全連弟兄一律於本日準備行裝，明天清晨出發。

這時正是大熱天，蟬成天的力竭聲嘶地叫着，大地的一切都喘息在驕陽的淫威下，河流被蒸發得只剩下它的細弱的身子，躺在沙灘邊衰微地鼻動着，赤裸的路被太陽炙得幾乎能夠燙脚板！——在這樣盛夏天行軍，誰都感到畏懼和不安，特別是我和陳排長，

這因為由於連長的委托，連裏的衛生事宜是我們暫時管理的。

爲了要盡我們一點責任，我和陳排長去和連長商酌，要他發上點衛生費，來稍稍充實一下我們的臨時急救藥箱。交涉的結果，差強人意地領到一小筆錢；於是我們便在當晚到這小鎮上的那家中西合璧的藥店裏，買到一些萬金油，急救水以及碘酒橡皮膏之類的藥品，然後我們稍稍放下了不安的心，踏着滿街的月色回來。

第二天早晨——那真是一個典型的盛夏的早晨，離開出太陽的時候還早，然而一陣陣的熱風吹得人煩躁不安，——我和陳排長一早就起來，忙着一切，同時用竹子和麻繩，編成幾個臨時担架床，後來又爲了飲水的問題，使我們很不情願地跑去和丁特務長商量，要他在路上設茶水站。意外地，丁特務長奸諛地笑着，搓着手說：

『呵！老弟，不用費心！我老丁早就準備好了！』

我們驚詫於他的態度，然而也沒有去深究，便在大家吃過早飯，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隨着隊伍出發了。

起先，弟兄們走在那一片濃綠的田野裏顯得很高興，眼睛不停地顧盼着周圍的一切

，不時還很有精神地唱唱歌子；可是到後來，一切都變得很糟糕，炎陽開始殘酷地鞭撻着大地，每個人身上都分泌出汗的滯渠，在窒息的空氣裏，誰都在喘息着，不住地用軍帽扇着，然而這沒用，大家仍舊曬着熱。

艱困地走完了二十里路，到了第一個茶水站，當我趕到時已經有很多弟兄圍着一隻大桶在那兒拚命喝茶了。我走上去也舀了一碗，立刻我發覺了這不過是一大桶冷水而擦進少許的茶汁而已。於是我馬上憤懣地去找了特務長，我質問着：

「你叫弟兄在行軍的時候喝冷水，弟兄們生了病你負責嗎？」

他並不慌張，而擺出那副陰險的笑，仍然搓着他瘦長的手。

「行軍時喝冷水嗎？當然是不太好，但是這也沒有啥子辦法！」他又狡滑地眨眨眼睛：「至於弟兄們生病，那自然有我們的指導員負責！」

他簡直把我當小孩子看，處處都顯出着「你不是我的對手，別來老虎頭上捋毛」的神氣。當我被他氣得說不出來的時候，他忽然又喊出一個炊事兵來說：「快給指導員倒熱茶，到我的行囊里拿些點心來！」我頭也不回地走開了，他在我的背後擰起嘲弄的

笑聲。

隨後他走出來了，兩頰還留着勝利的笑容，他詢問着弟兄連長有沒有在中途耽擱，之後他便吹着口哨，悠然的向那被柳樹的濃蔭蓋着的長長的土隄上走去。

土隄的兩旁是一片稻田，穗子已經抽出來了，風吹過處起伏着一層層的綠浪，他一面向兩邊注意，忽然他瞥見一畝田的角上種着一些花生，於是他倏發現新大陸似的喊着：

「呵！花生！花生！」

他連忙跳下田去，掘出了一株，發現那連在根上的花生已經快要成熟了，於是高聲招呼着炊事兵，結果他們一齊都來了，大家便蹲在田裏，低着頭掘着花生。

他們的行動引起了老百姓的注意，和驚異，許多人圍攏過來，用憤懣的目光注視着他們，終於，從人叢裏走出來一個中年的農夫，這田的主人。

「老總，您可憐可憐我們莊稼人吧！」他用着一種幾乎是哀求的口氣，然而他的眼睛裏，却掩不住那憤怒的光：「花生還沒有長好，你佬拔點吃是不算什麼，可是我們是

『靠它吃飯餓死！』

丁特務長起先是頭也不抬，匆忙地向泥裏挖着，後來他伸直了身子，二隻泥污的手憑空地伸出，翻起白眼珠，向那農夫說：

『你別那麼醉生夢死吧！國家到了最後關頭還這樣自私自利，真是混賬！一點沒有軍民合作的精神！』

結果勝利是屬於丁特務長的，老百姓悻悻地散開了，於是丁特務長很順利地掘到許多花生，用一個斗笠裝回來。

一會兒，連長和排長都到了，當他們在一齊坐着休息喝着茶時，丁特務長硬巴巴地結地把煮熟了的花生拿出來倒在桌上，一面說：『新花生，香噴噴的，大家吃呵！』

於是連長便顯得很高興，吐出一口烟，拍了拍丁特務長的肩膀，說：『呵！又要你老弟破費了！』

弟兄們的休息地是市鎮出口處的一個樹林子裏；這是丁特務長以免得騷擾老百姓爲理由而向連長請求的。於是在連長到街上去了之後，丁特務長和他的幾個心腹士兵便爲

「羣貪婪的狼似的拿着紙烟，油條，大餅，西瓜……等，到處向弟兄們兜售：

『雲片糕，甜蜜蜜的！——一塊兩包！』

『香烟誰要？三毛錢一支！』

『油條，大餅！……』

弟兄們明知道這正是丁特務長在無恥地壓榨剝削着他們了，然而飢餓迫逼着，使他們不得不拿出僅有的一點錢，來換取那些市價高得幾倍的食物。

我和陳排長對於他這種卑鄙的行動感得非常憤怒，我們覺得非給他一點懲處不可，於是我們商議好一個圈套；——我先過去故意無禮地辱罵他一頓，逗得他生氣而來和我相打時，那時陳排長便過來幫忙，合力痛揍他一頓，我們料定他不敢報告連長的。

於是我走進他休息的那間小屋盛氣地對他說：

『拿出點良心來吧！你這狗樣卑鄙的混蛋！』說着我用手指着他的臉：『你媽的！』

專門壓榨那些貧苦可憐的弟兄！』

我意料他會突然大怒起來，衝過來和我搏鬥，和我扭結着相打！

然而，我們失敗了！——他却這樣做，甚至連他老用的「你將來比我還狠」的一套也不用，他起先極力地閃着眼睛，然後毫不介意地回答着，笑容依然沒有從他臉上消失：

「不，你說錯了！你不是說每個弟兄都是「貧苦可憐」的嗎？這可猜錯了，哈！」然後他用一種很低的聲音，像和我私語：

「他們裏面有些是賣壯丁來的，你想賣一次就是上千塊，嚇！這還了得！還有，即使不是賣壯丁的，那有些也很有錢，階，你看那個青年漢子，坐在樹邊的，——」他用手指着外邊的一個憔悴的年青人：「他就有好多錢，不過是最近才化光的吧了，哼！我知道很清楚！……」

當他說後面的一段話時，我已經懷着失望的情緒走出來了。——

下午一點鐘，隊伍從你息地重新出發，五點半到達了我們預定的目的地。我和陳排長這批覺得非常高興，因為第一天的行軍是意外地好，雖然還是有些弟兄因在途中中暑，或是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於是我們在洗過澡之後，便在這小鎮上的一家



雜貨店裏買了四兩白乾和一包花生，來慶賀今天的順利和預祝今後的平安。

可是一件不幸的事就在這時開始演化了，——這是在傍晚炊事兵們正在忙着燒晚飯，丁特務長爲的要省下一點菜錢，於是叫一部炊事兵到附近老百姓的圍圍裏去拔菜，同時他又怕人不夠，於是又命令一些其他的弟兄去幫忙。

當這些正被一天行軍的疲勞痛苦着的弟兄們聽到他的命令後，遇嘮嘮叨叨地罵着：『我操你祖宗！丁剝皮！』然而他們還是無可奈何的爬起來跟着炊事兵預備走，這時候那些弟兄裏面突然有一個跑了出來，在丁特務長跟前行了一個禮：

『報告特務長，我不去拔菜！連長說過軍人是絕對不能動老百姓的東西的！』  
我們十分驚奇於這個弟兄的勇敢，我注視着他，依稀地辨他就是中午在那休息地丁特務長指給我看到的那個憔悴的青年漢子。

結果是誰都能夠猜得到的，丁特務長睜圓了他的眼睛，他似乎對於這意外的反抗感到特別的憤怒，他走上去，揚起手狠狠地打了那弟兄好幾個耳光，同時還說：『好小子，你敢！』

被打的弟兄起先是怔怔的站着，忽然悽慘地嗚咽起來像一匹被獵者射傷了的野獸的嗥叫，他用手掩着臉，哭着走回屋子，倒在舖上抽泣着。……

當晚飯燒好了，那被打的弟兄還沒有起來吃飯，幾個和他好的弟兄勸他也沒有用，他一直伏在舖上，輕輕的啜泣着……

當夜色開始蒼茫地籠罩着大地，天色陡然變了，風像萬頃波濤似的奔騰着，天空立刻佈滿着彤雲，沉重地，像要壓到大地上來，閃電像無數把閃亮的長劍，劈劃着長空接着雷聲發出可驚的轟鳴，震撼着山谷，警告大地的一切，預言着一個狂烈的大暴風的來臨。天氣突然變涼了，人們懷着不安的情緒各自入睡，這時，大風雨正像萬馬奔騰似的在原野上疾馳着……

### 三

一夜響着浙瀝的風雨聲，第二天早晨，天空裏烏黑的雲和狂暴的雨是沒有了，而代

替的却是勻勻地舖在天空鉛色的雲，和霏霏的雨；那令人心煩的蟬聲是沒有了，漚漚的簷溜聲不斷地響着，勾引起每個人的輕愁。

因為冒雨行軍是很不好辦的事，連長決定在這小鎮上再耽擱一天，雖然命令上是限得那麼急促。

這一天誰都沒有事，無聊地望着那灰黯色的天空和如織的密雨，單調得難受；弟兄們，七橫八豎地躺着休息，有的則在默默地吸着烟，重溫起以往的記憶。連長和排長在點名之後也各自休息去了，然而丁特務長却很早便出去，像有很重要的事似的。

我和陳排長在屋主人的房間裏，搭了一張臨時床舖，我們一同躺着，在困人的夏午，在雨聲浙瀝中，慵慵地睡着了……

甜蜜的午睡繼續了很久，但是終於爲某種聲音吵醒了，當我揉着眼睛翻起身來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房子裏有二個人，一個是那中年的商家，本屋的主人，而另一個却是昨天傍晚被丁特務長打的那個士兵！

也許因爲我們的床是在房子的最裏面，天雨時候的光線就很弱，並且有一張闊大桌

子隔在旁邊，因此他們都沒有發現我們，還繼續着他們的談話。我輕輕推醒了陳排長，並且立刻打手勢叫他別做聲。

我們看見那士兵手裏托着一件東西，像正在向主人兜售，他說：

『先生，三百五十塊錢真是便宜得沒處找！你看這還是金壳子的，抗戰前在甯波賣的！』

主人現出着商人貪利的本色，把那東西接過來，我們立刻看清了那是一個很大的掛錶；他仔細地審視着，用一種似乎是老於鑒別的眼光欣賞着，眼睛裏流露出欣悅的神氣，他知道三百五十塊錢是一點不貴的。然而，他在決定買下來之前，還謹慎地問一次。

『你爲什麼要賣掉他？做什麼用途？』

『你先生買就買吧，問它做麼事！』

然而主人還是堅決地再問他：

『錶，我是可以買。不過你得告訴我拿錢做什麼用，你不是！……吧？』

『那麼我不瞞你先生說，我要開小差，把它當路費！』

我們心裏突然一驚，只看見那商人臉色都變了，似乎他以前預料的事情已經證實了，於是他用避之惟恐不速的神情，很快的交還了他的錢，並且說：

『很對不起，我不買了；要是你們官長曉得了，我担不起這個責任！』

他揮揮手，似乎是在叫那兵士走。兵士絕望地望了望他，便垂着頭準備出去。這時我們已經忍不住而拖着鞋子走出來了。他們突然一驚，那兵士不自主的退後好幾步，眼睛露出着惶恐的光，而那主人却趁機很快的就溜出去。

我和陳排長同時向那兵說：

『別害怕，我們決不罰你！』接着我們又說：

『你們談的一切我們都聽清了。現在我們問你，幹嗎要打逃跑的主意？——是怕死嗎？怕上火線嗎？』

他似乎因看清了是我們而鎮定了一點，然而還沒有立刻回答，一會兒很靜寂。

『不！我不怕死！』他堅決地回答，在他臉上找不到一點兒恐懼：『假使我怕上火線，那我就不會來當兵！那時我抽中了籤，家裏人都忙着要替我設法，可是我說：『你

們好好地種地吧，我去替你們趕走鬼子，鬼子不趕走將來莊稼人也就會做不成的！『這樣我就出來了，我的妻子，兄弟，爹媽都拖不住我，我只想很快的上火線殺幾個鬼子！……！』

他停了一停，然後再繼續說着：

『可是，現在我的勇氣都沒有了，那要命的丁剃皮起初用種種的方法哄騙我，恫嚇我，把我的錢都驅走，現在他對我翻臉了，昨天他居然打起我來！我從小就是爹媽嬌生慣養的，也讀過書，懂得好些大道理，我忍受不住這種侮辱，我就打這主意了……』

我們很同情於他的境遇，於是我們在稍稍責斥他不應該有這種念頭之後，便向他解說不能爲了一點私憤而忘記了國家民族，最後我們說：『關於丁特務長的事，以後會有辦法的。』

他慚愧地低下了頭，站了一會，然後用非常低的聲音說：『我明白過來了，我永遠不會忘記二位長官！』他默默地走出去了。

我們也想去瞧瞧天色，於是隨着出去，剛走出門，突然瞥見了特務長神怪莫測地從

我們門角走開，側面朝着我們，他得意地搓着手，臉上露着陰險的像洞悉了一切似的微笑，一步一步地踱到自己的房子裏去。

『糟糕！』我們幾乎同時喊出來了，一切都讓他知道了！冤家路窄！我們的心頭頓然很不安起來，似乎有一件不幸的事要發生，而這是我們不能預防的。

在很不高興的心緒下，度過了這半天；傍晚，我們出去散步，陳排長告訴我那個弟兄姓蕭，叫蕭長庚，是屬於第二排的。

這時，天已經不下雨了，白雲的間隙裏露出着碧天，預兆着明日是一個晴天。

晚上，我們回到房間裏，陳排長很早就睡了，我獨自燃起一支紅燭，打開行囊，檢出幾本我心愛的書，在紅紅的燈光下，翻閱着它們，漸漸地，我的意志沉湎在書裏頭了，那兒每一個詞句引導着我到另一世界，現實的一切在我的四週消失了……

一切都很靜寂，只有我的燭在黑暗中吐着紅紅的光焰和我的沉重的呼吸聲，一個萬籟俱寂的靜夜。

突然房門被誰推開了，我爲那聲音一驚，眼光迅速地轉過來注視着門口，一個人從

黑暗中慢慢地蠢過來了！我正想起來問是誰，然而立刻我就看清楚那是我的小勤務兵，一個非常喜歡說話的十六歲的孩子。

他輕輕地走近來，帶着一種似乎有重要的事要報告的神氣：

『指導員，我知道你還沒有睡！』他悄悄地說：『我有點事要報告你，這就是嘛，說那丁特務長，他媽的真狠呀！全不留點陰德，也不怕死了讓牛頭馬面打進地獄裏去，真是叫人冒火呀！……』

我急得很快的把書掩起來，向他說：『別光說那些廢話，你到底看見了什麼？快點說！』

他像發覺了自己的荒唐似的笑起來，然後很快地說：

『我傍晚吃過飯，出去小便，剛剛走進那牆的轉角，忽然聽見有人在那菜園裏談話，我連忙一看，原來是丁特務長和昨天被打的那個弟兄！我非常奇怪，輕輕的走上去，藏在那草堆後面，只聽到了丁特務長說什麼：「好小子！好大的胆！居然要想逃走，等下我報告連長不揍你一個臭死！……你假使怕挨打，那麼，哼！哼！那個錶在那裏？拿來

給我……當然我不強迫你，這要你自己願意！……還有咧，今天我弄到一担鹽，正找不到人挑，你就替我挑到××去吧！……那麼我在連長跟前一字不提，要是你不願意，那麼……那麼……哼！你瞧着吧！」我非常奇怪和害怕，又不敢作聲，後來我看見那弟兄起先是非常憤怒的，一會兒就消沉下去了，像打定了什麼主意似的，很快的就掏出三隻掛錢，還像是金殼的呢？他遞給了丁特務長，並且咬咬牙齒說：「好吧，我就替你挑！」丁特務長這才高高興興地走了，我怕他發現，連忙向旁邊一跳，裝着沒事的样子，後來我又聽見他說「還有，挑到了××還給你一點錢！」說完了才一直不回頭的走了……」他說完了，又用疑惑的眼光，問我：「丁特務長怎麼知道他要逃呢？」

當我聽完了他的話，丁特務長的卑鄙和毒辣使我感到無限的憤怒，我彷彿看見了特務長伸出一隻魔手，向這坦白純潔的年青人加以兇暴的殘害。我正想着，忽然我發現那勤務兵還昂着頭等待我的回答，我決定不告訴他。於是我說：「你別管這些吧，更不要到外面去亂說，傳給丁特務長知道了就不得了！」

當他輕輕地踱出去了，我又一個人孤寂地坐着，對着這熒熒的孤燈。它悄悄地吐着

火焰，映紅了這房間的一切。窗外則燃着一天繁星，晚風輕輕地拂進來。我掩上了書本，倒在床上，企圖忘掉現實的一切，然而無論如何總睡不着，各種事情都在我的腦際翻騰。我想着了特務長的那毒辣的陰謀，又很奇怪於那蕭長庚居然會答允他的二個卑鄙的條件……

## 四

第二天早晨，碧淨的天空象徵着今天是一個晴天，於是我們決定六點鐘吃飯，六點半鐘出發。

整個隊伍在一度極為忙碌的準備後，行軍又開始了。——這也許是富有詩意的吧？在夏天的早晨走在大自然的懷裏，昨天的風雨把大地的一切洗得青翠欲滴，極目望去只有一片樹林的濃綠和稻田的嫩黃，經露的小草踏在腳下感到沁心的爽快，草風輕輕地拂着臉，拂着衣服，碧藍的天空偶爾有幾片流浪漢似的白雲，不知的野鳥拍着翅膀，飛掠

過長空……

然而當太陽開始上來，慢慢地，一切情形都變得和第一天行軍時一樣地糟糕，每個人都喘息着，在這窒息的悶熱裏緩緩地進行。

也許是因爲昨天下雨而弟兄們在晚上受了涼的緣故吧？今天弟兄病的特別多，於是我與陳排長就非常的忙，到處亂跑着，起先我們本來在一起的，後來終於分開了。

艱困地走了預定路程的一半，到達了一個傍着大樹林的村莊裏，連長也以爲正午的太陽太炙人，命令在這裏休息兩個鐘頭，於是弟兄們便開始揀着清涼的樹蔭下，輪着休息。陳排長這時還沒有趕到，我和連長他們牛飲了一頓茶，便在樹蔭下擺着一張竹椅，舒服地輪着，薰風一陣陣吹來，聽着不斷的蟬聲，聞着夏天原野的氣息，我慵慵地快要睡着了。

遠方忽然跑來了一個人，口中急促地喊着：『找指導員！找指導員！』我迅速地掙開眼睛，看見一個弟兄跑過來，發現了匆促地行了一個舉手禮，說：

『陳排長請指導員馬上去：說是一個弟兄暈倒了，在離這兒一、二里的羅家，陳排

長說請你快去幫幫忙！」

「是誰暈倒了？」我連忙的跳起來。

「我也不大知道，他起先是挑着一担東西，據說是誰的鹽，他剛走到羅家前面的山坡上就連担倒下去！……」

「呵！——是他！」我心中突然一震，連忙背起藥箱，跟着那個弟兄急促地由原路跑去。

當我們趕到那個村莊時，陳排長已經站在一家小屋門口急促地喊着了。我們一直走進那低隘的門！我看見病人躺在地上的一塊草蓆上，完全失去了知覺，嘴唇倔強地努着。陳排長一面頓着腳，一面焦急地說：「他至少都暈過去半個鐘頭了！他媽的！這也是丁特務長的罪惡！」

於是我們又七手八腳地想方法救醒他，我們的可惡的藥箱却是那麼的貧乏，幾乎連最普通的清醒劑都沒有，然而，後來我們終於把他救醒了。

入雖然是甦醒過來了，然而神志還是非常不清，時時胡亂說着話，後來又直說肚痛

，而且一喊叫起來，簡直令人疑心他是靈鬼。我和陳排長的醫學常識都是非富不夠的，因此我們慌得非常！

後來連長也知道了，他派來了幾個人和一副担架，並且叫人吩咐說：「假使一時不得好，就立刻用担架抬着去，到了目的地再想辦法吧！」於是我們在給病人吃了一些普通的急救藥品後，便讓幾個弟兄把他抬着，剛要走時，丁特務長和二個炊事兵也趕來了，他是來照料他一担鹽的。

當我們回隊伍時，大家已經整裝待發了。病人的担架是由幾位弟兄輪流抬着的，他在路上還是很不安靜地叫囂着。

傍晚，隊伍到了預定的目的地，我和陳排長在把病人安頓好之後，便到街上去替他找醫生，意外地這小鎮上不但沒有一個西醫或西藥房，連一個僅有的中醫也已經下鄉掛診去了，於是我們又只得無可奈何地跑回來。

晚上，病人發着高度的熱，給他吃了許多阿司匹靈不行，他急促地喘着氣，脈搏非  
常的亂，嘴中還不斷的叫囂着，連長也關心心地派人來問，我們只是一籌莫展地說：「再

瞧着吧！……』

嘗我不安地回到自己的宿處時，已經很晚了。

夜半，當一切都在靜寂裏，一個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一個弟兄悄悄地叫着，說：『蕭長庚的病又很不好，請指導員再去看看吧！』

於是我披起衣服，跟着他出去，門口有一個弟兄打着燈籠等着，我跟着他們到了病人屋子裏，他的周圍已經有很多和他好的弟兄，病人的臉色鮮紅的，更搏更雜亂得非常，嘴唇微動地顫動，眼睛無光地睜開着，可是神志還是很清楚，他一看見我來了，馬上微弱地說：

『指導員，我……我是非……非常感謝你和……陳排長的！我……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士兵……』

他喘了一陣氣，然後又說。

『我現在是不行了！我……的本意是……現在暫時忍耐過去，將……來上火線時我……就給他一槍！不……讓他再害人！現在……他勝利了！我經……不起這樣的磨難！』

……

我心內慘然，我知道現在已經是無能爲力了！我抑制住悲哀，安慰了他一頓，便獨自走回來，我不敢想像以後那可能發生的事！……

黎明，我和陳排長起來了，剛剛準備去看蕭長庚，然而，一個弟兄推開門，悄悄地進來，悲戚的說：『蕭長庚死了！』

我們突然一呆，——不能避免的事終於來了！陳排長還不相信地跳起來問：

「你說什麼？他死了？死了？」

當他問明瞭之後，他氣憤得拍桌子大罵着丁特務長，並且說蕭長庚的死是沒有天理！

蕭長庚死了！那鬱結在胸中而不能發洩出來的怨憤和在大暑天裏過度的勞苦使他死了！

我們回到死者前面陪着正在傷感地哭着的弟兄們流着淚。全連的人都知道，大家捐了些錢，替他買了口薄薄的棺木，草草收殮了。

連長派我和陳排長去執行葬禮，於是我們在一個高爽的林地，掘開了土，葬下了他，這被人毒害了的人！

我們在他的墳前植了一株小松樹，這時同來的弟兄們已經把帶來的紙錢鏤錠等焚化起來，紙灰在旋風裏裊裊地飛舞着，林鳥也寂然無聲，我們抑制不住悲傷，垂下頭洒着同情之淚，替他默奠，而那幾個和他同鄉的弟兄却不禁掩着臉悲傷地哭起來。……」

當我回到連上，大隊已經走了，只有連長還在等着我們，他也悲感地說蕭長庚是一個很不錯的弟兄，對他的死表示着非常的惋惜。至於丁特務長，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他的鹽則因為找不到人挑而就在本鎮賣掉了。

關於蕭長庚的死我和陳排長以及全連弟兄都感到非常的憤怒不平，雖然此後並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然而誰都覺得非常不快。

隊伍在限期內到達了××，奉令在這兒和其他的隊伍集中訓練，這時我和陳排長決意地把關於蕭長庚的死告訴連長，希望他能夠給他一點慰處。可是他卻很驚奇地帶着不信的口氣說：『有這個事情嗎？讓咱親自問他去，不過這備……』

第二天，他答覆我們了，他說：「你們別亂信人家的謠言，在夏天行軍時死個把弟兄也是有的事，丁特務員我可以担保不會的！」

我們帶着滿懷的憤懣回到營房。我獨自跑到床上去，突然一個念頭在我的意識裏浮出來：我打開了行囊，拿出那支一個幹特務工作的朋友送我的左輪，它還是擦得亮亮的，據那朋友說他已經用它打死了兩個敵人和一個漢奸。——「那麼讓它第四次消滅掉一個危害着新中國發展的蠱蟲吧！」我幾乎這樣決定了。

然而我終於沒有這樣做，我知道環境的一切是不容許我這樣做，可是我知道我是無論怎樣是不能在這裏再工作下去的，我非離開他，離開這卑鄙罪惡的傢伙不可！於是我就抓起筆，做了一個請長假的報告，當然我也捏造出一個理由。

隔了不久，上面批准的公事下來了，於是我馬上整理行裝，把那支左輪轉贈了陳排長，作爲紀念品。連長他們開了一個小的茶話會替我餞行，末了他們拿出紀念冊叫我寫在連長手冊上的是：

「當人在吸食鴉片時，他絕對不會承認它是一種害人的毒品，相反的他會以爲它是

恩物，然而日後他終於是會明白過來的！」因為怕他不懂，我還故意寫得這樣淺顯而易於明瞭！

陳排長私自和我說：「你這樣也許是對的，避開黑暗而去就光明，可是在另一方面，這却是懦怯的逃避現實！」——以後我常常通信告訴你這裏一切的演化吧！」

我笑着承認他的話而沒有和他爭辯。——

在一個初秋的早晨，楓葉在秋風裏還沒有染紅，我和他們每一個分別了，不論是我所喜悅的，敬佩的，或憎惡的。

## 五

這件事情離現在已經三年了，它在我記憶上已褪了色。在這段時間裏，我生活得太動盪了，我在許多地方奔波着，和許多青年伙伴聚首在一塊，隨後又散開，現實的一切使我沒有功夫回憶，雖然回憶有時是使人喜悅的。

假使說世界是大的，渺茫的，人處在這裏面只是蒼海一粟，這是對的；然而假使人家說世界是一個窄狹得非常的場所，我也並不否認，爲什麼當人和他的朋友分離以後，常常有機會邂逅地相逢呢？即使他們離開了一個迢遙的途程和一段長長的歲月。

這一次，我十分驚奇而又欣喜，當我在車站送別一位新的朋友，却意外的遇到了我那分離了三年的陳排長，那熱誠豪邁的舊友！

我們熱烈地握着手，互相審視着，分別只短短的三年，而他現在身上滿是僕僕的風塵，黧黑的臉顯得比以前蒼老，過度的喜悅裏泛着輕愁。

於是我們同到路旁的一家小菜館去，要了一些菜和酒，來慶祝我們這次可喜的重逢。陳排長還不減當年的豪邁，幾杯酒落肚後，我們的興緻便非常高了，我們不斷的談着，重溫以往一切和報告別後彼此的狀況。陳排長興奮的說：

『我的近況也和三年前差不多，以前是一個排長現在還是一個排長，不過我的最大的喜悅却是我對於工作的愛好還沒因爲種種的挫折而消沉，我還是像最初那樣熱誠！』

以後我們談到以前同在X運工作時的情形，當我問到了特務長的後來時，他突然站

起來，用酒斟滿了我和他的酒杯，歡悅而鄭重的說：

「關於這個，我們應該慶祝中國的蛻變而乾一杯！在這抗戰的大時代裏一切腐化墮落的細胞，罪惡的一羣都在這洪流裏被淘汰了，漸漸的變得無形無蹤！」

我們都站着，同時乾了一杯，然後他開始告訴我：

「也許你能夠猜到吧，像我剛才所說的，丁特務長是被洪流淘汰了！死了！然而你決猜不到他是怎麼死的，我告訴你，他是被那最信任他的連長親手槍斃掉的！……」

「呵！——」我不禁驚奇得叫起來！

「是的，你很驚奇嗎？幹掉他的竟是袒護他的人！世界上面的事就有這麼奇特；讓我告訴你關於這個的詳情吧：

「當你走後，我們的隊伍訓練了六個月，連長雖然是老粗，可是訓練士兵他是老手，我們的成績居然很可觀，這時，我們接到上面正式的命令，調我們堵擊進犯××山的敵人。據說弟兄在第一次作戰是非常胆怯的，我就不承認他這句話；我們那時是守着一個險峻的山頭，弟兄們都很奮勇，連長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次我們就打了一個小勝仗。

後來敵人大舉增援，向我們猛撲，連長發誓與陣地共存亡，而全連的士兵都下決心堅苦地守着那被亂砲轟毀了的陣地，一天兩天，敵人終於沒有越過我們防線一步！可是這當兒，我們內部就發生問題了，我們的炊事班——那時它設在山下的一個小村上——成天的不送飯上來了；起先弟兄們還能忍受，大家都這樣想：也許他們遇到了意外的困難吧？第二天，連長驚怒之下，派了二個傳令兵下山去探看：半天，他們回來了，還問來了一個炊事兵！詢問後，才知道了特務長這時竟利令智昏地在敵我的邊境進行着一種大規模的走私，把所有的錢都挪用了！這消息傳遍了全連，弟兄們的決心便立刻動搖起來，都說要回去找了特務長，這樣不等到後援開到我們便全線潰退了！連長的約束也沒有用！敵人這時趁機追擊，在一度混戰之後我們退了下來，結果精糕的非常，弟兄只剩了幾十個，官長只有我和連長，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怎樣會不死！連長這時恨得了特務長透骨，於是在那個炊事兵協同密探下，終於把他從一個老百姓屋裏抓了出來，這時他正喬裝老百姓準備逃走呢！連長臉都變青了，他拔起手槍，說：「我打了敗仗，對不起國家，可是你除了對不起國家之外還對不起我：好小子！我看錯你了！……」這樣，了特

務長就伏屍於××山麓了！……」

「好！好！」我忘情地歡呼起來！

「這真是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又站起來笑着說。

後來他問到我三年來工作情形，我告訴他，在這一段時間裏，我都和青年伙伴在一起；在比這我們看不到黑暗卑鄙和罪惡，充滿在我們中國的只是一片熱誠和光明！

「是的，中國最近走向新生日！我在連部改編以後，曾經在很多隊伍裏幹過，可是我始終沒有再發現像丁特務長那樣的人！」他也附和地說。

於是我也站起來，斟滿了我和他的酒杯，說：

「那麼，讓我們爲慶祝中國的新生而乾一杯，在這次苦痛的蛻變以後，僵化的細胞消滅掉了，它的新的，充滿着生命力的細胞已經漸漸產生，而且漸漸地長成了，這新的生命力將是中華民國的火炬！」

於是我們又相對乾了杯。

忽然，我記起了以前我在逆長手冊上題的那氣憤的句子了，於是我笑起來說：

「連長在槍斃了特務長的一剎那，他是充分的明白了鴉片的毒質了！」

他聽到突然大笑起來，我也大笑起來，笑聲震撼着這小小的餐室，窗紙簌簌地振動着，桌上的杯盤筷子都似乎要從桌上跳下來，我們還是忘情地笑着。

喧鬧聲引起了那廚子的注意，他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連忙放下菜刀，用圍布揩揩油膩的手，也不管那鍋裏沸爆着的油，很快的蹣過來，探進頭來窺視我們。

三二年春假作於國立十三中

## 悔 悟 三幕悲劇

何毓衡  
張天鑫 合著

時間：一九四三年。

地點：戰區附近某地。

人物介紹：

金琴如——廿四歲的韓國女子，因為她聰明漂亮，被誘引脅迫作了日本間諜。這並不是她心願的工作，但為了保全在朝鮮被質的母親底生命，她犧牲了一切。可是在她的深處尚存留着祖國觀念，和哥哥慘死的印象。她情感脆弱，缺乏勇氣，愛她的人說她連踏死一隻螞蟻的胆量也沒有。正因為這樣，她把情感耗費在無用的哭泣上面，傷感地過她的一生。然而母愛、情愛、友愛的環境使她感覺這是認賊作父、賣祖宗、缺乏人性的工作，她漸漸地滋生了一種奇異生命潛力。

彭瑞明——卅二歲，琴如的丈夫。沉靜，和藹，忠誠國家，作事謹慎，很能博得主官信任。對於溫柔慧敏的妻子，能像大哥哥似的愛護。他知道「愛能使人消滅恐怖」，和「使人樂于爲人犧牲」的道理。

彭瑞祺——廿一歲，一個樂觀自喜，頑皮的大孩子。瑞明的弟弟，在學校話劇團充當演員。有着一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漢子氣魄，做事果決，決不爲一個問題而猶豫苦惱。

彭母——瑞明兄弟的媽；丈夫死得很早，辛苦的養育着兩個兒子，把希望和生命樂趣完全寄託在他們身上。十分滿意於賢慧的媳婦，以親生女兒看待她，仁慈寬厚，處處流露着溫祥的母愛。

杜成——卅七八歲，韓國人。瘦小身材，鷹爪鼻，餓狼眼，殘酷成性，智遠謀深，也是日本間諜。負責協助和監視金琴如完成她的使命。他很懂琴如的弱點，在適宜的時候，給她一種毒惡的攻擊。他是十足的拜金主義者；正由這點，日本人把他抓得牢牢的。

陳珊——十九歲，瑞祺的表妹，圓潤的臉，白裏泛紅的兩頰，像一個熟透了的蘋果。活潑美麗。雖然年歲不小，可是孩提氣還是很重，有點氣短，和瑞祺同是一個話劇團的演員。

陳雲鶴——瑞明的表弟，珊的哥哥，卅歲，與瑞明同在一機關做事。爲人樸實，堪託重任。

劉嫂——四十二歲，忠厚誠實，從小就在彭家當女僕，對於瑞明兄弟有點像一個長輩。

## 第一幕

景

：主人彭瑞明家樓上的一間客廳；正中大玻璃雙開門，對着外面走廊的一座突出小洋台；走廊左端下樓到彭母居室，右端通瑞明夫婦寢室。門的兩邊刻着明淨的玻璃排窗，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一切。室內右邊（左右以演員為準）一扇小門通瑞明的書房，角上一座小几，置着電話機；左邊角上一張小紅木桌，放着熱水瓶茶壺茶杯之類，也有一扇門通瑞祺的臥室。

正中放着一張方桌，頂上掛着一個非常惹人注目的精緻鳥籠；左邊擺着兩張木背沙發；右邊却是一張藤織長條沙發。壁上掛着一張「同舟共濟」畫片。屋內陳設雖然整齊講究，却可以看出戰時樸素意味來。

開幕時：

一片金黃色朝暉射進來，洋台前露着幾顆梧桐和洋槐的綠頂，迎風搖曳。雀兒快樂的吵來吵去，配合着室內籠中鳥兒叫聲的一片熙攘。一個很好天氣。

室內却靜悄悄無人。

移時，劉嫂穿着淺藍色上衣，黑褲子，從走廊左端進來，向看左邊瑞祺屋子走了進去；出來時抱着一大堆衣服，綢衫、褲子、毯子；出去，從欄干對下嚷：

劉嫂（下稱劉）：杜成！二少爺上那兒去了？

下面聲：大概出去散步了吧。哦！劉嫂！太太起來了沒有？

劉（邊說邊朝走廊左端走去）：起來啦！勞駕把洗臉水打來罷；今兒天氣好，我還有許多衣服要洗呢！

好，就來！

（片刻，杜成端一盆臉水從左上，經過門口向右端走去，又帶了苔帚進來，但他並不掃地，只取下了那鳥籠，很小心拂拭着，尤其是籠頂聯掛鈎的頂子，用嘴去吹吹，掏出小手巾來擦着彫花小眼。驟然瑞祺推門進來，他穿着一件白襯衫和帆布短褲，赤足穿着一雙空花皮鞋，揀着一根木棍和壘球。進來見了杜成，就老大不舒服！）

瑞祺（下稱祺） 杜成，你怎麼老愛動這烏籠呢？

杜成（下稱杜）（很小心掛起來說） 不是，二少爺，我看見他餓了，順便抹抹就是了

。（不經心地）二少爺，太太不是很喜歡這頭小鳥嗎？

祺（沒聲沒氣）， 噫，把這些送到我屋裏去！

杜 是！（杜成接過瑞祺手中的棒和球，朝左屋裏走去。）

祺（走到方桌前，向烏籠學鳥叫） 連叫也不會，不知嫂嫂怎麼會喜歡牠的！

杜（出） 二少爺，這烏籠不是很精緻嗎？（杜掃地。）

祺（不理會） 杜成，報送來沒有呢？

杜 還沒有。哦！二少爺！今兒早上您吃什麼？

祺 叫劉嫂給我下碗鷄蛋麵好了。杜成，老太太起來了沒有？

杜 起來好一會了，他老人家正在屋裏唸早經咧！（掃地畢，拿箕出。）二少爺，我去

叫劉嫂和您下麵哪，可別出去！

祺 知道！（忽然想起一樁事，跑進右書房，拿出一本「黃金時代」劇本來，高興地自

語)下禮拜就要上演，可是連台辭都還記不得！(在屋裏獨自排演起來，從中門出去推門進來)呵：仲華我們又相見了！(用手作空抱人狀；稍停，得意地拍着自己的胸)這就叫作「越打越強」。仲華：你還好，頭髮還是這麼光光的！(取下帽子狀)你看我却變成光頭了！哈！哈！我剛才……

(母潛入了一會。她是一位慈祥的婦人，頭髮很短，額上現着飽經滄桑的縐紋，穿着褐色綢夾衫，手中捏着一串佛珠。)

母 祺瑞！一個人又在這兒發什麼傻勁呢？

祺 (跑到母身邊) 啊！媽，熬早呀！學校裏要排演「黃金時代」，我趕着在這兒背台詞咧！

母 (微笑，坐下)看你這孩子，搞這些空事就下勁，讀書就沒有……

祺 (申辨) 不，媽，人家在學校裏不是一天到晚抱着書本嗎？這一次是爲了賑救河南水災，(坐至母旁)劇團總排戲籌款啊！媽，河南的水災真可憐，老百姓實在沒有辦法，就吃死人肉，燒死人骨；有時候拿自己的親生兒女去換米，那些有錢的人還

不接受咧！

母 唉！別說了！我時常也聽見你大哥說，真是悽慘！（企望地）菩薩？你要救苦救難呵！

祺 媽：你別「菩薩」「菩薩」地叫！菩薩叫您多買幾張榮譽券哩！哦！媽！您說要買幾張（從懷中掏出一摺粉紅色小紙）？

母 噢，這孩子，到跟我做起宣傳工作來哪！（故意）不，我一張也不要！

祺（急了） 媽！您不是說：『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嗎？上街看到叫化子都給錢，現在人家飯都沒有吃，在吃人肉，您還……

母（笑） 瑞祺，瞧你又發急哪！好！留三張吧，叫你大哥和嫂嫂一起去。

祺 好媽，這是第三排中間呢，看得清楚，聽得也明白，別人想買還買不到呢！（撕下三張給母）。

母 得了，你倒是來報功咧，先放在你身上，等下到我屋裏去拿錢。哦！瑞祺！你嫂嫂這半年來心裏老不痛快，煞像有事似的：你要時時安慰着死一點呵！

祺 對了，媽，我看見嫂嫂好容易回對着這鳥籠發呆，流淚說：『媽，孩子爲着急，犧牲了自己和一切心愛的人，媽知道嗎？』我聽了真傷心極了，又不敢驚動她，怕她會難過的！

母 唉！你嫂嫂真可憐！脾氣好，對我很孝順，照拂你哥哥很週到，也很喜歡你咧！我真愛她，我真高興有這樣一個媳婦！但是她孝心很重，時時想她娘家的媽；一想起來就流淚，好像有什麼事壓在心頭要跟我說，可是又不敢。有時我就想：她要是我親生的，該多麼好！

祺 媽，她不是待候您很好嗎？

母 嗯，很好！可是，她心思很重，從來不肯對我直說，好似外人似的。

祺 對了，媽！我想起來了，我真恨杜成！有一次我在後花園，看見他們兩個人談話；嫂嫂只管哭；杜成那小子，態度真兇，好像要把嫂嫂吞下去似的！我幾次給嫂嫂說，給杜成一點錢，叫他出去做生意。可是她又不幹！

母 唉，孩子，這些話給嫂也告訴過我。不過你要知道，杜成是他們家門口的人，而且

又是替你嫂嫂出來的，親家母又靠着他家侍候，他在這兒當個僕人，已經很委屈他的；要是把他打發走了，你嫂嫂要多麼傷心呀！

祺 噫：我看嫂嫂真有點恨他咧！

母 小孩子別瞎講：哦！你嫂嫂來了！（琴如着家常衣服，從右邊走廊入門）。

祺 （起立）嫂嫂早呀！

琴如（下稱琴） 謝謝，弟弟，你早！（向母微微鞠躬）媽！您老人家好！

母（笑）好！瑞明起來了嗎？

琴 在洗臉。（坐瑞祺原來座位）媽，今天天氣真好！

母 說的是呀！說不定又要有警報咧！

祺 媽，今年不是一次警報也沒有嗎？日本小鬼那裏還有飛機上這兒來呀？說不定都掉

在太平洋裏喂魚了咧！

母 說也奇怪，今年——

（電話鈴響。）

祺（跑過去接話）喂！那裏？……啊，雲鶴表哥嗎？……在家，有什麼事？……哦！好！好！……我呀，（笑）不去，喂；你可告訴阿珊，叫她坐你的車來，我跟她還有事呢！……什麼事，不用你管！你可快來呀！好！好！（掛聽筒。）（向母與琴）嫂嫂！雲鶴表哥開汽車來接你和媽媽去玩，我去告訴大哥去，（向右端走廊，邊跑邊囁）哥哥哪，雲鶴表哥說……

琴（弟弟真活潑，天天無憂無慮，老是快活的，我真羨慕他！

母 真的，琴如！你很可常跟他談談，那個「哈哈鬼」一天到晚總是尋開心，天塌也不會知道的！

琴（惶惑的）媽，天也會塌嗎？

母 我不過說說罷了。琴如！你幹嗎一天到晚總像有事壓在心頭說不出來，老是愁眉不展呢？

琴（勉強笑）沒有，媽，我很快樂！

母 不，琴如！（握住琴手）我很愛你，就同我親生女兒一樣；我知道你很孝順我，但

「是你心中的愁，不能叫我來解決嗎？」

琴（感動，忍住了眼眶中的淚）媽！實在沒有，請您放心，不要爲我擔憂！

母（懷疑的）是不是瑞明……

琴（急辯）啊！媽，不是的，他愛我，如同親妹妹一樣。我非常感激他，我知道我對不起他（嗚咽）！

母 琴如，你很好，沒有什麼對不起他的！聽，瑞明來了，快擦眼淚，免得他見了又要傷心！

（外面皮鞋聲，傳出瑞祺笑語：「哥哥，媽還買了三張票呢，請你和嫂嫂的客。」邊說邊入。）

瑞明（下稱明）媽，您好！剛才雲鶴打電話來，叫我和琴如陪您老人家到風景好的地方遊一遊，難得這麼好的天氣，您老去嗎？

母 去的！悶了半個月，到外面散散心也好！琴如你去嗎？

琴 去的，媽！弟弟去不去？

祺（搖搖頭）我不去，我在家有事！

（劉嫂人。）

劉 老太太！藕粉沖好了，放在老人家屋裏，請去用吧！二少爺的麵也在那兒。

母 好，就來，瑞明叫劉嫂弄點東西吃吧！等下出去，空肚子不好的。

琴明 是的，媽！

母 瑞祺！走，去吃！

（母與祺出。）

劉 大少爺吃什麼？

琴 煮兩個荷包蛋吧！

明 你不吃嗎？

琴 不想吃！

明 不！劉嫂，煮兩碗好了！

劉 是！（向紅條桌搥水瓶出。）

明 琴如！心裏老不痛快，爲什麼一天到晚愁着苦臉？身子不好嗎？

琴 明！我很好！

明 噢！琴，你剛才又流淚了吧？瞧，還有淚痕咧！

琴 沒有！因爲風吹進一點灰塵到眼裏去了。

明 那麼，讓我跟你吹吹吧！不，一定不是的！琴！你一定有什麼心思不肯對我說！

爲什麼瞞我呢？難道你忘了我是你丈夫，而且……

琴 明，我實在沒有什麼！（望着鳥籠，突然）瑞明，我真對不起你們（哭）！

明 琴如！沒有什麼對不起我們；你孝順媽，愛護弟弟，盡了你媳婦長嫂的責任。他

們都喜歡你，愛你，拿你當親生骨肉看待。

琴 明，別說了，爲了愛我的媽（從懷中掏出相片），我犧牲了自己，並且還要犧牲……

……（哽不成聲。）

明 琴如，別傷心！杜成不是常常說：岳母在家很好嗎？你知道我想盡了辦法也不能夠接她老人家到後方來；而且你又不肯去；這事實是困難，你該原諒我的！我想一個

老年人在那兒，敵人絕對不會有什麼的；杜成家挨得近，有人照拂，你更可放心！是的，瑞明。你知道我媽多麼愛我！可憐我一生下來，就沒有見到爸爸；她老人家辛辛苦苦扶養我和我的哥哥，受盡了親戚朋友們的閑氣。他拿生命來衛護我們，就像老鳥愛牠雛鳥一樣，把生命樂趣寄託在我們身上，而把自己的幸福，都給了我們。可是，當我的祖國、韓國、正要求獨立的時候……那年，五月十二日，我哥哥就失蹤了，你知道嗎，我哥哥的脾氣正和弟弟一樣！唉！誰知他從此永無消息！（杜成執熱水瓶上，見二人談話，躡足在門外偷聽。）媽媽終日流淚，企望他歸來；吃飯時她替他預備碗筷，睡覺時她爲他鋪好床被，彷彿他在家那樣。然而外面傳言證明了他的不幸！媽幾次想自殺；可是，她又對我說：「琴如，你是我的心肝，爲了我我應該活下去，只要你快樂，幸福！」後來那知道我就被——

杜成（推門入，邊說）太太，劉嫂問您荷包蛋吃鹹的還是攪白糖？

琴（驚惶）你啊——

明 就吃甜的好了，去告訴她！

杜 是！（棄袖則不在意，惡狠狠盯了琴如一眼，走出去。）

明 琴如，不要傷心！我想岳母一定是平安的，爲了她老人家，你更應該好好活下去呀！  
！留着結實健壯的身體回去，她老人家見着該多歡喜！

琴 嗯！（意在言外）我知道，我死，我媽也不能夠活下去的！

明 何必說那些傷感的話呢？吉人自有天相，岳母決不會有什麼不幸的！叫我担心的只有給她老人家匯錢一事。杜成說寄不到，而她老人家生活很安定：是不是？

琴 是的！就是錢寄去，她也不會收到的。唉！（感到威脅）除了杜成，我無法和她老人家通信。

明（感激地） 杜成真是一個好人！他受了你媽的囑托，陪伴着你離開了魔窟，一日也不離開你，在這裏作些雜事：真是委屈他！

琴 沒有什麼，那是願意做的。不過我（低聲）真有點恨他。

明 快別這樣想！你要是沒有他，還能從日本鬼子監視之下投到我們這兒來，呼吸自由空氣嗎？

琴（感動）這兒的空氣是自由的！

明 等到抗戰勝利以後，在你們的國家裏也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氣，像你們光武元年以前那樣！

琴（企望地）瑞明，你說抗戰勝利已經不遠嗎？

明 對的，或許就在這半年半載了！這兒不是一「日本軍備實力調查統計表」嗎（懷中掏出一張紙）？空虛得很！假使太平洋戰爭再激烈拖延半年，恐怕連漁船也要徵用，民用飛機也要武裝應戰了！他們還有「漁船裝甲計劃書」也被我們得到了。啊！琴如，你看我們的間諜多厲害！這麼機密的國防文件也得到了，真了不起！昨天會議席上大家還討論着。

琴（本能地）討論！討論些什麼？

明 就是盤濱日本以後，對於亞洲各弱小民族的問題。我們一致遵奉總理「三民主義」中所說：「立定濟弱扶傾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日本本身所受痛苦，我們便要消滅一切帝國主義，成立大同之治。」

琴 那麼我們兩國可以恢復以往的關係嗎？

明 當然可以！并且會緊拉着手成爲親密的弟兄之邦咧！

琴（喜悅）好！祝我們成功！唉！媽來了！

（母與祺入。）

琴 媽，吃過點心麼？

母 吃過了。

祺（頑皮地）媽真不行！一碗冲藕粉都吃不完，還是我替她吃了半碗！

母 媽這麼大年紀，誰還和你比！

（劉嫂端兩碗荷包蛋入。）

劉 大少爺，少奶奶，蛋養好嫩，甜的嗎（遞了過去）？

明 嚶！

（祺走到桌前，逗弄小鳥。琴癡癡地望着他。）

祺 嫂嫂，這小鳥不會叫，趕明兒我替你去買對畫眉來好不！

琴 好，謝謝你！

母 瑞祺，你嫂嫂在吃東西，你又打擾她，琴如別理他，吃吧！

琴 （吃了兩匙湯）弟弟來，代我吃，我飽得很，吃不下！

祺 我吃得很多，大哥，你代嫂嫂吃吧！

明 不，夠了，二弟來吃吧！

祺 好，你們都像吃了仙菓一樣不會餓的！（至琴前接碗，又縮回手來）噢：你連一個

也不吃，不成，每人吃一個！

母 琴如，你吃一個吧，等下還出去玩咧！

（琴勉強地吃。）

祺 不要緊，媽，嫂嫂不是頂喜歡吃廣東館子的叉燒包嗎！等下我跟表哥說叫他請客。

（祺從琴手中接過碗，再把蛋吞下。）

祺 真是，這麼好營養的東西都不吃，在學校里想吃却吃不到咧！

母 瑞祺，又露窮相，誰像你那麼好似一輩子沒有吃過東西的！

（琪正要申辯，外面汽車叫，和閉車門聲。）

琪（跑上）哦！表哥，人家等你好久啦！阿珊，我們的小老太太請上來！

（雲鶴與珊入。）

雲鶴（下稱雲）姑媽！您好？

母 姑，坐吧，瑞琪倒茶！

雲 姑媽！今兒天氣真好，想陪您老上溫泉去玩玩。

母 好的，可憐你們忙着辦了一個禮拜的公事，出去散散心也好。珊，去嗎？

琪 媽，阿珊不去，我們還有事咧！

琴 媽，昨天弟弟不願說表妹也演話劇嗎？珊妹，你們是不是要排戲？

珊 是的，可表嫂不過我怕吃不消！

琴 那別的話，珊妹客氣，我想一定成功的。

母 媽！我們這位小姐上台，癩着嘴，彎着腰，才像個掉光了牙的老太婆！

母 (笑) 不早囉，琴如你們去換換衣衫吧。瑞祺！到我房裏去，把枕頭下面白手絹

和手棍拿來。

明琴 是！(魚貫出，明琴向右，祺向左。)

母 雲鶴，你媽有信來嗎？那邊還好吧？

雲 姑媽！上禮拜來了封信，還問你好；據說那邊老年人不要緊，只是年輕人就不太好，不但生活艱難，而且有錢都買不到東西！

母 爲什麼呢？

雲 日本的物資很缺乏，把糧食和棉花都給徵用了，就連人民最低生活需要量也不留  
夠

珊 姑媽！您想鬼子還會顧我們同胞死活嗎？

母 說的是呀！

(禮入拿着白手絹和手杖。)

祺 媽，拿來啦！買票的錢呢？哦！表哥，我媽請你看戲，票都買好了。

雲 謝謝姑媽！

祺 （頑皮，向母） 媽，四張票咧！

母 （無可奈何的笑） 不必客氣！

（琴與明入。琴換了一件衣服，圍上了一條圖案網巾，拿着皮夾；明拿着禮帽

和手杖。）

明 走吧！媽！

母 好，走！瑞祺和珊在這兒，呆會叫劉嫂給你們作飯吃，出去就叫杜成看着門。

祺 是，媽！（想起了）哦，表哥！嫂嫂還沒有吃早點，她想吃廣東館子的叉燒包，你

該請客呀！

琴 表弟！別信他，我吃過了？

雲 沒有關係，反正車子從大街過的。

祺 （對琴） 嫂嫂，別忘了我！

(邊說，母、雲、鶴、琴、明、何走廊左端魚貫走出。)

琪 阿珊，劇本帶來了嗎？

珊 誰還要劇本，台辭我早就熟咧！

(外面汽車開動聲。)

琪 我看前面不對了，就打仲華他們走了，我從廚房裏扶妳出來那一段走一遍吧。導演說，這是妳的戲，很重要呢！好！(指左房門)這就算廚房門，來開始。

(二人到房門口，琪趕着扶珊慢慢走出來。)

珊 (驟做老太婆的腔)我知道，孩子，你不會待得太久的，上海這樣的環境，你若待久了，我也不放心！我常常和陸先生在說，那怕只是一時半刻，只要你能回來一下，讓我看也好；現在是什麼時候，我也知道，就是怕我身體不成，不能等到那麼一天。不過祇要你們努力，這一天一定會來的！只是你走得這樣快，娘拿什麼來送你呢？

琪 媽媽！您的慈愛，您的賢明，給做兒子的已經太多了！

珊 你是常常離開我的，平常我也不甚在心，可是這一趟(她好像要抓什麼的)這一趟

好像要比往昔不同一點，娘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話想對你說，可是匆匆忙忙的又不知從那兒說起！你此去只管把一切力量做你的事，不必惦念家里，不必惦念娘，娘要你記得一句老話，孩子「盡得忠來難盡孝！」（不覺下淚。）

祺 媽媽！（忽然跳起來）要得！就是那個樣子！（突然電話鈴響，祺拿聽筒）喂，小茂嗎？……哦，誰在這兒？……瞎說！人家在排戲。……好！馬上就來！（向珊）人家導演起來了，就等我們倆；還是快走吧，回頭小茂笑我們架子大！

珊 好的，快走！

（瑞祺在茶几上拿劇本，與阿珊同出，在走廊旁停着。）

祺（向下叫）杜成，我們走啦，小心看着門！

杜（聲）是！

（祺珊下。稍停，杜急上，取下烏籠，從懷中拿出幾張小紙，和電綫）

杜 他媽的，中國奸黨真利害，連「軍備實力調查統計表」都被偷過來，警察憲兵簡直是吃飯的！（把電綫一端插入電話機電池，一端插入籠頂）！幾座電台，叫人家

「定向機」都偵察出來啦！要是這一架也破獲了，那不完了嗎？

（坐在桌邊上面，對洋台看着小紙，拍起電報來。）

——幕落。——

## 第一

## 第一場

時間：

屋第一幕十天後的一個晚上。

景：

仍然是瑞明家的客廳；一盞四用的電池，發出強烈白光，四面靜悄悄的。

開幕時：

杜成坐在桌前，拿着一支鉛筆，對着一本小冊子專心翻譯着所發密電，屋

內掛鐘，清晰地打着一下。

杜（疲倦的伸了一個懶腰）呵呀，都一點了，怎麼還不回來？（自語）我簡直是一

條牛；白天掃地，抹桌子，晚上提心吊胆作鬼事！我倒底爲着什麼呀？（稍停，得到了解釋，愉快地笑起來）哈！哈！十萬塊錢撫慰金，多麼大的一個數字啊！（邊說，收起了他的小冊子和白紙，轉暗了電燈，把身子拋在沙發裏，懷中掏出香煙，優閑地抽着，越想越樂起來）誰能瞭解我的人生？誰能知道我爲的什麼？錢！錢！

錢能通神呀！（突然一陣急促的鈴聲，他忽然改敘了他的美麗幻想，不耐煩地）他媽的！真是當了奴才！做牛！被人鞭策的牛！（沒奈何地嘆一聲氣）唉！（拖着疲倦步子下樓。）

（稍停，傳入沉重脚步聲，瑞祺先入室，伸手轉亮了電燈；後面跟隨着陳珊，母，瑞明夫婦，雲鶴，杜成。他們除了瑞明和珊外，都現着疲乏，依次坐下。杜成倒茶。）

祺（彷彿他是有功的戰士，需要別人讚美）媽，您看今天我演的戲怎麼樣？

母（很倦，不願多開口，微笑）蠻好！阿珊也不錯！（不自主的打了一個呵欠。）

鶴（姑媽，累了吧？）

母（孝順地）哦，媽累了，瑞明，你扶媽去睡，我去舖牀（出）。

母（微笑）到底停止了年紀的人，不如你們年輕小伙子！好！你們坐一會，瑞祺陪着表哥，累了，早點睡！

（瑞明扶母出；衆人立起，目送出。）

祺（似乎想起了一件事，）阿，小茂還生我的氣呢？

珊 誰叫你搶人家一齣台辭呢！

祺（懣懣，不要緊！明兒請他吃幾塊巧克力糖就沒事了！

杜（似乎有點不耐煩，）二少爺，還有事嗎？

祺 海，不要你照拂了，去睡吧！啊，熱水瓶有水嗎？

杜 有！（出）

祺（點點頭，）好，那麼你去吧！

珊（地感到疲倦，）夜晚演戲，真有點吃不消！

祺（不大以為然，）這點都吃不消，那吃不消事可多嚟！

珊 我真想休息一晚咧！

祺 噯，瞧，小姐架子擺出來啦，（頑皮地，）陳小姐，現在是抗戰時期，不必擺架子，

收起來吧！

珊（生氣了，）人家說吃不消是實在話呀！好，我擺架子，明天的戲我就不演！哥，

我們走！（起立欲出。）

琪（攔住她）阿珊，開玩笑的，妳何必生氣呢？天這麼晚一個人走，（加重）怎麼吃得消啊！

珊（仍然賭氣）不，要走，要擺架子！

雲（看他們鬧得有趣，恐弄假成真，調解着）阿珊，別鬧了，人家是開玩笑的！瑞

琪，你給她賠個禮吧！

琪好了，好了，珊小姐，算我錯了，向妳道歉！（端端正正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

。）

珊（笑）誰要你賠禮！外人見識，先倨後恭！

琪就算我是「小人」，你是「大人」該不氣了吧！（安慰她）說正經的，阿珊，這一

次我們成績可真不壞呀！

珊演員都賣了氣力，還有不好的嗎！

雲（也滾趣）阿珊這回演得特別好！我們看見阿珊出來，那個彎腰擰嘴的怪相，還笑

來着！演到……那個（摹仿着）「孩子盡得忠來難盡孝」的時候，姑媽都流淚了；表嫂更受感動，開幕好久還在擦眼淚咧！

或許表嫂離家也是這個情形啊！

禎 那兒，嫂嫂跟我說，她出來她母親還不知道呢？

珊 表嫂命真苦，生下來就受日本鬼子壓迫，一點自由也沒有，終日在恐怖激奮當中過日子，她不願做亡國奴，逃了出來，真有志氣！

祺 （感嘆） 嫂嫂現在沉靜多了，不像從前那樣。

雲（本來不願多說話，但彷彿又記起了一樁新聞） 說起你們還記得那個劉太太，朝鮮人嗎？她現在到這裏來了！

珊 （憶） 那個朝鮮人，劉太太呀？

祺 呃，我們在那條東鎮路住的時候，隔壁不是有個劉太太嗎？嫂嫂和杜成本來不是住在她家裏嗎？

珊 哦，對了！你說的那個蠻漂亮，會說話，替嫂嫂作媒的劉太太嗎？她幹嗎到這裏來

呢？

雲 你知道她幹嗎住在東鎮路，時常和太人物接近嗎？她是個日本間諜，被偵察出來，送到這裏來審問阿！

雲（担心地） 那有沒有生命危險呢？

珊 這就不知道了。

琪 表哥這個消息千萬不能叫嫂嫂知道，回頭她又受傷心的，阿珊，妳可也別說呀！

珊 知道，我倒是不會說的，小心你自己這張大砲嘴吧！

琪 我要說，何必囑咐你們！（聽）喂，他們來了！

（走廊左端有腳步聲）。

明（在外響） 妳困了，就先睡吧！這包東西我拿去給他們吃！

琴（在外） 好的！（在門口探頭）雲鶴，天晚了，你們在這兒睡吧！阿珊，等下跟我

睡。（對明）回頭你和雲鶴在書房裏睡好了。（微笑）對不起，少陪了！

明（入） 媽怕你們餓了，叫我拿點點心給你們吃。（打開放桌上。）

雲 大叫她老人家費心了！（起立拿點心。）

琪 我的肚子早就鬧飢荒了，還計劃着如何解決民生問題呢？（大吃）噯！阿珊，做客

呀！（豪爽抓了一把放在她前面。）

珊 噯！你何必塞着叫人家吃呢？（向明）表嫂睡了嗎？

明 是的，她身子素來很差，我叫他睡去了。（看錶）雲鶴，都三點多啦，不能過江，

就在這睡吧！

雲 不，坐一會就會天亮，現在沒有霧，過江輪渡一早就有的。

琪 不睡也好，反正明天禮拜，來我們每個人說個笑話吧！

珊 好的，那麼誰先說呢？

琪 自然是從大的起啦！大哥第一，表哥第二，我第三，你最後。

珊（放心）贊成！贊成！表哥先說。

明（稍想）我來講個外交辭令吧！有一次日本軍閥招待外賓。在酒酣耳熱的時候，那

個日本人想誇耀他的戰績，驕傲的說：『我們國家，就是宇宙間的太陽，它的明亮

可以普照世界每一個角落，萬物都要依靠它滋長，哈！哈！多麼偉大！」當時却有一個幽默其國外交官起來說：「貴國真不愧爲太陽。可是被天神似的中國玩弄得像個皮球呢！」弄得個滿堂大笑。那日本人臉紅得像早上剛出來的太陽！

禎（高興得跳了起來）對，對！我們是天神，能操縱太陽！（向雲鶴）表哥該你說啦！

雲 我有什麼可以說呢？（想。）

珊 隨便講一個好了。

雲 這兒還有最後一塊蛋糕，誰能答出我的問題就給他！

禎（有把握似的）好，你問吧！

雲 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抗戰？

禎（懇切有力地）那是求獨立自由呀！爲了國家獨立，爲了民族自由，爲雪恥，爲圖強，爲使後世子孫不淪入牛馬的悲運，我們才抗戰呀！

雲（微笑）你說的很對，那麼我問你憑什麼抗戰？

琪 就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民族意識！

雲 民族意識又根據什麼呢？

琪（難別了） 這個——

雲 你還是不能吃這個蛋糕！

琪 我可想到了！是抗戰建國最高原則，「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呀！（快樂地搶過蛋糕來，向琪誇耀着），這就叫做「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琪（不服氣） 不行，前面兩句是我答出來的，應該分半。

琪（故意的） 不！該你說故事了，說得好我才分一半給你！

琪 真的不給？（急中生智）好！我變個「歷史戲法」給你們看！包叫你們肚子笑痛！

琪 好，你快說！

琪 不過，那個蛋糕，要暫借一下！

琪（豪爽地） 好，要是我不笑呢？

琪 明天賠你十塊！

珊 君子一言……

祺（立刻接着） 駟馬難追！（接過珊手中蛋糕）注意：（把蛋糕分成兩半）這是盤古開天闢地！（又把每塊分成兩塊，吃去一塊）這是三皇；（再把每塊分成二塊，吃去一塊）這是五帝；（再把每塊分成二塊，吃去三塊）這是七曜；（把六塊吞入嘴中）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再把剩下一塊也吃了）這是從此天下太平！

（衆人笑。）

珊（哭笑不得）我沒有笑，還我蛋糕來！

祺 還沒有笑，牙齒都露出來啦！你要知道這比你們一點鐘上古史還講得多，記得牢，難道一塊蛋糕都不值嗎？

（珊正想說，外面一聲雞鳴，已現曙光。）

雲 別鬧了，天這麼快就亮了，走吧！頭批輪渡是很早的！

明（立起）好！也不留你們了！沒有事常來！

珊（似乎還在生氣，對祺）大騙子，三天不睬你！

(雲鶴、珊、明、祺都出。)

祺(仍然頑皮地)阿珊，最後勝利屬於誰呀？

——幕落——

## 第二場

時間：——與第一場同日，下午四點鐘。

景：——同前。

開幕時：琴如立在桌子前，杜成在屋裏踱着，似乎在教訓着她。

杜 金小姐，難道你的意志動搖了嗎？

琴 杜先生，我沒有！

杜(冷笑)當然我知道你是不會的，雖然你可以違背川月總督給你的使命。但是，金

小姐，我想你不會要令堂大人受苦的！

琴(掛念)杜先生，我媽現在怎麼樣？還好罷！

杜（冷酷） 好不好？問自己的工作便了，老實告訴你，兩個月來，我們的情況很不  
好，這裏這台除了這一個以外都被破壞了。（從懷中掏出許多小紙）這都是要發的  
密電，連翻譯都來不及。假使這兒也停止了工作，那麼我們就成了罐中之鷄！

琴 爲什麼他們的特工人員會這樣厲害？

杜 他們用一種「定向機」來偵察；只要空中發出一種奇怪電波，定向機的指針，就能  
夠在地圖上明確指出發波地點方向來。

琴（担心） 那我們不是也很危險嗎？

杜 誰說不危險？不過憑大少爺的地位和主官對他的信任，我看暫時是不要緊的。

琴 將來事情會不會被發覺呢？

杜 我看遲早總是要被破獲的。

琴 到那時，他們不是也要受累的吗？

杜 金小姐，何必替人家煩惱呢？說實話，這兩天已經有人注意我們的房子了！

琴（哀求） 杜先生，我們可不可以停止兩天工作？

杜 不行！現在總部及各分組都需要轉移，這是唯一的電訊工作，我們應該加勁才是！  
獎金（快樂地）那是不成問題的！

琴 杜先生，我求您——

杜（兇狠） 哼！現在顧慮不了那許多，萬一事情發生了，我們立刻到總部去，反正留下來的責任，又不要我們負担！

琴（仍然哀求） 杜先生，他們一家人對我們太好了！（良心出現）這半年來，我感覺到做的事，是太對不起良心了，他們家庭幸福被破壞了！（突然低聲哭泣）我……：……  
真愛這個……：……家，我情願……：……

杜（假慈悲） 唉！金小姐，告訴你，愛別人是空虛的，愛自己才算實在；難道人家的幸福會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嗎？

（琴仍低聲泣着。）

杜 金小姐！我知道目前你是痛苦的，本來我們在這兒工作是沒有什麼信念的，何況是替日本人作事！不過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卑劣地笑着）人何嘗不是如此，

只要爲了以後生活舒適，只要有大的報酬，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琴（從心坎中吐出了她的真話） 杜先生，我們做的事不但自己生命有危險，而且中國的抗戰也受了阻礙，我們的祖國——

杜（驚訝地聽着，但是立刻不耐煩地） 你居然跟我談起愛國了，我知道你是受了那些小子的煽惑，想獨立，要自由。（又發揮着他的理論）可是這些都是抽象的。你想，沒有錢，生活握在別人掌心裏，爲了幾角錢去和人家死命賣氣力，去向有錢的人哀求，那裏是獨立？那能自由嗎？如果有了錢，隨心所欲，多自由！多舒適呀！杜先生，世界上最富有的猶太民族，不是也很痛苦嗎？

杜（怒） 什麼痛苦不痛苦，別再唱高調了！（殘酷地）你有感情，懂得愛；（掏出手槍）哼！它可沒有情感，不懂得愛呀！金小姐，我希望你明白點！

琴（懼怕） 知道，杜先生！

杜 今天晚上 還得要幫我工作，因爲×××總部情形很不穩，決定帶到××去，各分組都有更改。等下大少爺睡了，只說寫信，（指右角書齋）在這書房裏，把這張計

劃書翻譯出來，就壓這電話機下面，（從懷中掏出一堆紙，選一張給她），我自會來拿的。

琴 是！（接過來。）

杜（鼓勵着她） 金小姐，前次得到的那個計劃，價值很大，可以立一個大功，當然上面會獎勵你的。可是高級參謀會議的會議錄，大少爺不是在整理嗎？爲什麼你還沒有弄來，我想你該是不會故意拖延吧！

琴 我實在不忍心！（擦淚。）

杜 呼，什麼不忍心，老天給我們的命運都是殘酷的；事實擺在眼前，我們的幸福不是要建築在破壞別人幸福上面嗎？

琴（哭泣哀求） 杜先生，我求你寬恕我這一次！

杜（兇暴）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假如你明天晚上再不交給我，我沒法保障你母親的生命了！（突然又溫和地）金小姐，你過去爲令堂大人犧牲已經很大了，我希望你不要「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啊！

明（不上揚，在下面突然喊） 杜成！杜成！

杜（急忙答應） 啊，來了！（向琴）金小姐！你的事，你自己去做，希望你頭腦放清

楚點，趨吉避兇才好！（正欲出，見瑞明上來，就在門口向他說）大少爺，下班啦

！ 看少奶奶又難過了，我剛才還說了半天呢！大少爺 勸勸她吧！（像煞傷心似的嘆了口聲氣）唉！

好！你下去看看，這兩天門口老有幾個乞丐蹲着，要留點心！（說着，取下了帽子和皮帶。）

杜 是王大少爺！（出。）

明（在琴一旁坐下） 琴如，想開一點吧，瞧你這樣，叫我多傷心呀！

（琴漸漸收淚。）

明 琴如，你的情感太脆弱了，這樣對於你的身子是有害的，你應該快樂起來！

琴 是的，（傷感地）瑞明，我是太懦弱了！祺弟常常說我連踏死一隻螞蟻的勇氣也沒有，真一點不錯啊！

明 琴？你應該勇敢些，不要把感情耗費在無用的哭泣上面！

琴（只有她自己才能瞭解似的） 我實在只有哭泣的能方啊！

明（鼓勵她） 不，琴！不應該這樣自暴自棄！爲了你自己身體，爲了你們的祖國，

你要和你們的革命青年一樣！（想起了） 哦！琴如，我正有一件可喜的事要告訴

你！

琴 什麼事？

明（興奮地） 你們韓國光復軍請求參加抗戰，明早就出征啦！

琴（喜悅） 真的嗎？

明 誰還騙你，今天我陪着主任和中央要人去檢閱，我真替你們國家抱着無窮希望：戰士們一個個精神抖擻，臉上都現出爲國復仇不共戴天的殺氣，象徵着你們國家前途光明！金奎先生的講演真具悲！他說：『韓國因爲李完用被日本軍閥收買，引狼入室，遭了亡國慘禍，已經卅二年了。同胞們受盡了凌辱，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鬼子用奴化教育，想來麻醉同胞，在精神上永遠毀滅了韓國。（彷彿自己也成了

演說者，）他教青年學生說：「我們都是日本人，」（激奮地）可是我們是韓國人！我們是黃帝的子孫，箕子的後裔呀！……現在事實證明我們不但沒有忘懷了祖國，而且更惦念着祖國！……卅二年的非人生活使有熱血的同胞在黑暗中掙扎，奮鬥，壯烈犧牲了他們的生命，——爲了復興祖國！今天世界戰場上，明確指示我們，法西斯魔鬼的侵略慾是沒有止境的：我們如果不求生存，便不能生存！誰位出征，抱了必死的決心，爲祖國犧牲，正是代表韓國的國魂，韓國是永存於世界的！

（恢復了常態，輕鬆地嘆了一口氣）唉！說的時候，每個戰士都下英雄眼淚，爲祖國去死的意識表現得更堅決！琴如，你想，這能不叫人激奮嗎？

（琴）（感動）爲祖國去死！編明，他們才不愧是韓國青年！（覺得了自己地位和處境）唉！復國的責任全靠他們了！

明（鼓勵地）琴！你不該說復國責任是靠別人的，而是應該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的生命，貢獻自己的力量，正和我們的抗戰一樣！

琴（喘喘着）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的生命，貢獻自己的力量！

明（聲亮） 是的，說起來真叫人痛心，有些貴國人，受了奴化教育的結果，忘了自己祖國，甘心認賊作父，去敬賣祖宗，害國家的事，和我們國家漢奸一樣！（切齒）

真是喪盡天良，不如禽獸！

琴低頭不語，受着良心責備。

明（拍她又傷心） 琴如，別難過！唉！帝國主義者就會這一套，戴了假面具去麻醉殖民地的人民。琴如！你想，這不是很卑鄙嗎？（安慰她）琴如，將來我們抗戰勝利了，你們國家也獨立了，我真想到你們朝鮮去住兩年，我想，那兒生活一定很舒適的。

琴（被他逗引着，回憶起來） 聽，是前，瑞明，南朝鮮的風光，錦繡般的山河，多麼值得人留戀呀！（幻想）我們穿上寬大白色的衣服，無憂無慮的在美麗田園中遊蕩着，瑞明，那該多麼快活呀！

明（湊趣着） 那時我們都是祖國主人，呼吸着自由新鮮空氣，或者親弟還結了婚和我們一道去呢？

琴（懷羞）說不定我們有了小寶寶呢？我嬌妻是見了小外孫子，該多開心！

明她老人家過了這幾年的孤寂生活，也應該享受些晚福了！（鼓勵她）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去幹呀！

琴（被憧憬迷惑了，頭皮起來）那我們是不是要向你們稱臣納貢呢？

明不要的；稱臣納貢，那是封建時代奴役別個民族的方法。現在我們對鄰國只有民族自衛及存亡繼絕的義戰，不會再侵略他國。（沉痛地）百年來，我們已經嚐到不平等條約束縛的痛苦，我們雪恥圖強，只是有兩種意義……

琴什麼意義？

明第一種意義；中國自立自強之後，決不以自己所深受的痛苦加到別的國家身上去，更不會傳授帝國主義的衣鉢，有「獨霸亞洲」的意嚮和行爲！

琴還有一種呢？

明（懇切）第二種意義；中國現在所以求自由，求獨立，求進步，求發展，是要與各國共同維持世界永久和平與人類真正自由。所以我們的自立自強是以「義務感」，

與「責任心」爲出發點，而非飽含權利慾侵略慾的野心！琴如，我們中國決不會再循帝國主義的遺跡，重踏它的覆轍！我們對於任何弱小民族只有義務的援助，怎麼會再有稱臣納貢的醜惡制度呢？

琴（感動）那麼我們是兄弟國啦！

明 對了！我個是兄弟國！（擡住琴手）緊握起手來，趕走日本強盜，撲滅法西斯魔棍！

琴（勇敢地）對！我們應該幹！（忽然頓喪）唉！恐怕這種自由的幸福，我是永遠不能享受了！

明 琴如！（不瞭解她）太不自信了，難道你這樣輕視自己的生命嗎？要祖國自立自強，並必須要鼓舞你生命的活力，拿一切貢獻國家！

琴 鼓舞生命的力量！（一種含蘊了許久活力忽然爆發出來）明！假使一個人能悔悟過來，懺悔她自己的罪惡，別人是不是會諒解她，同情她，甚至於幫助她呢？

明 當然能夠，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一個人只要有勇氣，決必去懺悔她的罪惡，重新做人，別人怎麼會不諒解他，同情他呢？琴如，你爲什麼要說這樣的

話？

琴 踴明，我需要悔悟啊！（哭泣。）

明 （覺得非常奇特）琴！難道有什麼苦衷嗎？告訴我！

琴 .....

明 琴，難道你不相信我嗎？不應該讓痛苦來毀滅自己！

琴 （擦了前臉嚴聲）我怕——

明 你知道愛不但能消滅恐懼，而且會使人樂於爲他人犧牲的！我是你的丈夫，你要把

我看成最親信的人，坦白地告訴我！

（此時忽然傳入了棋的喊聲：「嫂嫂！嫂嫂」連跑帶逃的進來。）

棋 嫂嫂，媽叫你！

琴 就來！（帶着飽含淚珠的眼望着明。）

明 先去吧！（琴出。）

棋 怎麼？嫂嫂又哭了！

明（支吾着）還不是想着家，唉！

祺（也隨着嘆一口氣）唉！（看着外面天色，忘去剛才的嘆息）唉！怎麼還不吃晚

飯？

明（看錶）快了，都五點半啦！

祺（奇異）哥，怎麼這兩天我們附近熱鬧了許多？走路的人，挑担的人多起來了，

連叫化子都有幾個老在這兒要飯？（想起來了）哦！哥，雲鶴表哥告訴我：這附近

有一座間諜的電台，是嗎？

明 噫，是的，現在正調查着呢。這事對我的工作很不利，我真擔心得很！

祺（忽然神祕地低聲向明）我看杜成這傢伙鬼祟鬼祟很不妥當！

明 我也有點覺得他可疑，可是他平常出門，從來就很少有人找他。

（忽然電話鈴響，明取聽筒。）

明 喂！……是的，……主任嗎？我是瑞明……（奇異）立刻到會裏來嗎？……是，

就來！好，再會！（掛聽筒。）

祺 什麼事？這個時候還到會裏去！

明 誰知道！也許事情很要緊。你剛才講杜成什麼可疑呀？

祺 (嚴重地) 我看他一天到晚在這屋裏好像要守着什麼似的，而且嫂嫂，——

明 (驚奇得抓住他) 瑞祺：你說你嫂嫂也可疑嗎？

祺 (爽直) 是的！因為她和杜成的關係是那樣的奇怪，而且她一說話，老是對不起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她心中一定有什麼內疚！

明 唉！她的性情溫柔，對孀孝順，對我們很好，自從我們結婚以後，家庭是幸福極了，瑞祺！這不是她的功勞嗎？

祺 哥！我也很敬愛她！可是——

明 瑞祺！我看琴如心中一定有說不出來的苦衷，我們沒有法子能夠瞭解她。

祺 那麼，要是真的話，你怎麼辦？

明 那——那——那我實在不敢想像啊！（頹然倒在沙發上）

祺 (隨即喟嘆) 老天！爲什麼不給人們以永久的幸福呢？

明 瑞祺，我的心爲什麼這樣亂？

祺（想拿大道理來解釋）哥哥，嫂嫂是我們心愛的人！難道誰又忍心下毒手？不過她

真是日本間諜的話，不但能夠毀滅你的前途，而且危害國家；難道政府會容忍她麼？

明（似乎想這是夢，不是事實）我想——琴如是不會的，她決不會的！

祺 唉，猜想要變了事實，不相信也是不能的！

明（像在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木頭似的）阿，瑞祺！她剛才問我說：「假如一個人

能夠醒悟過來，懺悔她的過失，是不是能夠得到別人諒解與同情？」

祺（有希望似的）那麼你怎麼說？

明 我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她有勇氣！

祺（喜悅）你說的正對，我們應該第一個給她同情與諒解，而且要幫助她！

明（露出了希望的笑）對，瑞祺，我們應該幫她！啊！我應該到會裏去！

祺 你不吃晚飯？

明 不吃了。瑞祺，我們應該拿「愛」來感化琴如！她今天正難過，你去好好鼓勵她！  
吃晚飯別等我！

祺 是的，我們不能使嫂嫂猶豫，減少了她的勇氣！（自信）我們要使她立刻悔悟過來！  
（二人邊說邊走。外面已經昏暗，是上燈的時候了。）

杜成像一個飢餓貓頭鷹跑上，兩隻眼睛閃着要乾人的光芒！

杜 （兇狠狠掏出了懷中手槍，貓笑） 哈哈！你要「悔」要「悟」！（掂着手中的槍）  
它能同情你，諒解你麼？

——幕落——

## 第三幕

時間：距第二幕次日黎明前一小時，屋內電燈仍亮着，不過不似半夜那樣起勁，

外面已經有魚肚白的曙色了。

景：與第一幕同，只是屋裏沒有那鳥籠。

開幕時：母與琴對話。

母：唉，天也要亮了，瑞明還不回來，誰知出了什麼事呢！

琴：媽，別擔心，我想是不會有什麼的！

母：瑞明做事向來都很謹慎，我想也該不會出什麼亂事的。

琴：媽，您放心，若不是主任很相信他嗎？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商議。

母：唉，下爲什麼更深半夜，雲鶴又打電話叫瑞祺去呢？

琴（無言對答，也隨着一聲長嘆） 唉！

母（悲傷地） 瑞明的爹那樣早就去世，把這兩個孩子交給我；我一心一意希望他們做

一番事業，來光宗耀祖，也對得起他們死了的父親。假如這一次有什麼事情，我怎麼——

琴 媽，你別難過，瑞明去了，還不知道什麼事情，您怎麼想得那麼老遠呢？

母 琴如，我心裏亂哄哄的，不安得很！

（杜成提着鳥籠，喜氣洋洋入。）

杜 老太太，您還沒有睡？

母 沒有人，你提着鳥籠幹什麼？

杜（把鳥籠掛在原處） 沒有什麼，老太太，昨天晚上拿下去喂食。忘了提上來啦！哦，

奶奶奶去給您母親的信還沒有寫麼？

（惡狠狠地瞪她一眼）

琴 還沒有！（訴苦）昨天等大小爺回來，一晚都沒睡，心裏不安，所以沒有寫。

母 那麼，琴如，你去寫吧！

杜 不要緊，老太太！回去的人要後天才能動身，今天下晚寫還來得及。

母 好，你去看好門，也許夫少爺就擡回來的。

杜 是！（出。）

（天亮了，外面有公共汽車聲，報販菜販的叫喊。）

琴 媽，您還是睡一會兒好，瑞明回來我會照拂的。

母 睡一會兒也好，不過心裏有事也睡不着的，等瑞明兄弟回來，立刻告訴我！（微嘆）

唉！

（琴立起送母出，回來獨立在桌子前，呆望鳥籠，流淚不止。）

琴 媽，孩子的苦衷，您是能諒解的，孩子的不孝，您能寬恕嗎？我要「悔」！要「悟」！（目光中漸漸放出堅定的眼神來，她默默地拿下鳥籠，放出了那籠中囚犯）鳥兒，我不該拿殘酷來折磨你，向着自由天空飛翔吧！（喜悅望着鳥兒飛出，似乎牠就是她生命的象徵。）

（瑞明忽入，精神頹喪，頭髮蓬亂，像是受了很大的挫折。）

明（立在門口）琴

琴（迴首，喜悅地）啊！瑞明，你回來哪！（二人擁抱。）明！昨天晚上，受到了什麼委曲，什麼難堪了罷？

明，是的，琴，（落淚）只怪我命苦啊？

琴啊，明，（撫慰他的頭髮）瞧！一晚工夫，你變得這樣蒼老憔悴了。

明（苦笑）我蒼老憔悴了嗎？是的，一晚上內心的痛苦，使我覺得老了許多。

琴（懷疑）昨晚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明對了，我應該告訴你，現在我心裏平靜，沒有想到我的將來。（突然）琴！你愛我嗎？

琴是的，我愛你！

明不要騙我，你愛我沒有瑕疵嗎？

琴沒有？

明 琴，我愛你，爲了你我什麼都可以犧牲，你明白了麼？

琴 明，我不懂你的意思，難道你爲了我，遭遇了不幸？

明 是的，我所預感的不幸實現了，但是我有勇氣來承受一切！琴如，我只希望妳對我  
是誠實的！

琴 明，我從來沒有對你不誠實過呀！

明 琴，妳不必再瞞哄我了，我知道妳是愛我，隱藏了一切。現在事實上妳不要怕刺痛  
了我的心，妳必須誠實告訴我，妳是不是負有使命的？

琴 （驚惶） 啊！

明 琴！不要害怕，我說過了，我愛妳什麼都可以犧牲的，難道妳還不相信我？

琴 （感動） 我相信你！（低聲）我是——我是——日本間諜！

明 唉！我的預想是不錯的。那麼，我問你「印度砲兵組變更配備計劃」是你洩漏的嗎  
？

琴 （慚愧，誠實地） 是我偷走的。

明 唉！琴如，老實告訴你，昨天晚上我到會裏，主任很嚴肅對我說：「彭參謀，你的爲人我很知道。可是現在你犯了很大過失！剛才我們的特工人員打密電來，說日本人得了我們的祕密，叫我們注意。」琴如，你想，這個計劃還沒有實行，文件又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責任是我應該負的。唉！主任說：「根據你過去做的事，我相信你是不會不忠於國家的；可是責任太大，上面很難瞭解你，我希望你找出事實來證明！」

琴 唉！叫我拿什麼事實來證明呢？

明 不，琴，昨天晚上他們審問我，像一個囚犯似的，並且問我的親屬，是不是有可疑的人。琴，近來我也看出你和杜成不對的地方來，而且這個計劃只有你知道。可是

爲了愛你，爲了要給你同情諒解來悔悟你的錯誤，我是已經承認我的疏忽了。

琴 那麼你將受到危害嗎？

明 生命也許沒有關係，不過處分當然也不會輕。今天早上只有幾小時的自由了！

琴 明，你要被監禁了嗎？

明（安慰她）琴，不必悲痛！我受處分是應該的。你如能悔悟，國家，家庭都受到

幸福。你更應該拿出勇氣來贖回自己的罪愆；琴，放勇敢些！

琴（漸漸收住了淚）是的，是應該勇敢起來！明，你知道嗎？我並不是沒有良心，熱血的女子！

明 我很知道，琴，你心中一定有說不出的苦衷，你應該拿我當最親信的人，一切事情不要再欺哄我了！

琴 是的，我是做了間諜，但是這完全是不得已呀！在我十七歲的時候，我初中剛畢業，校長見到我聰明，漂亮，就介紹給日本人，脅迫我受間諜的訓練。

明 你的母親知道麼？

琴 起初日本人不許我和任何人通消息；我知道我的母親一定很着急，每天死去活來要回去。他們見我孝心很重，拿不向外人提及名字為條件，准許我每星期回家一次。唉！我的媽正是倚門流淚盼我歸來！她說：『琴如，不走了吧！我要永遠陪着你！』我硬着心腸哄她，說我在一家銀行裏當職員。可是媽不肯，她情願餓死，也不要

我們母女分離。

明 那，你們可以逃走呀！

琴 逃走？日本人監視得多嚴密！多說一句話都不行，還想逃走？唉！每次的分別就像永訣！我沒有忘記三年這樣的地獄生活；我沒有忘記祖國；我更沒有忘記我哥哥的慘死！他們逼着我學些電訊、交際、射擊、和爆炸，用來拚負使命。但是後來可怕的事情終於來了：因為在中國間諜消滅得很多，工作實力薄弱，川月總督給我一個使命，到中國內地來設立一座電台。

明 電台？

琴 是的。因為我缺乏信念和獨立工作的勇氣，所以又多派了杜成。

明 是來幫助你的嗎？

琴 不但幫助我工作，而且因為我情感脆弱，一定受不了外界刺激，要他來監視我。在離開京城的時候，總督當着我和杜成說：『希望你們忠實為軍重服務，工作完成，你們就可以領到甲級撫慰金。』金琴如天性孝順，我很佩服；現在你母親已經接到這

裏來，生活很富裕，你不必担心。不過以後就要看你的工作成績了。你得絕對服從杜成的命令。他掌握着你的生死，你母親的生死也在杜成報告中決定。」這樣，我們就離開了祖國，到了香港，後來又化裝成難民，由廣州到了××。

明 你們到××，就住在劉太太家嗎？

琴 是的。劉太太是××分組組長。你們住在她家隔壁。從她所獲到的情報，很清楚地知道你們，她就命令我和你認識。

明 啊！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宴會是她有意爲我們設備的了？

琴 當然，明，你上了她的圈套，爲什麼那時候你要愛我呢？

明 因爲那時候，我母親對於家務操勞使我十分不安；同時我也知道，你是一個溫柔的女子，我媽對你十分稱讚，說你很賢慧，會治家，學問又好。

琴 唉！那完全是劉太太宣傳的。

明 那倒不見得！你知道瑞祺及阿珊也喜歡你嗎？我也覺得你很可愛！

琴 這樣，你就同意於劉太太作媒的建議嗎？

明 是的。那麼，你們的電台工作呢？

琴 因為你的地位，和上面對你的信任，電台工作進行很順利。（揮着烏籠）這就是我們電台。

明 這就是電台？附近常常發生一種怪波，就是（指烏籠）它嗎？

琴 是的，這就是破壞我們幸福的罪魁！它現在已成了這里日本間諜的唯一耳目，（憤慨）我們應該消滅它！

明 （喜悅）琴啊！琴！

琴 （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白紙）明，這兒是這里「日本間諜組織地區報告」，你拿去報告政府，不難把他們一網打盡，立個大功！

明 琴，你有勇氣悔悟了！不但我能同情你，中國政府，中國同胞更能同情你的，諒解你！我的過失或者就這樣減輕，將來我們的幸福是好得不能想像了！

琴 （熱烈地）好！明！（擁抱。）（突然一陣陰暗的襲擊，似乎使她感到有點害怕，低聲）杜成，怎麼辦？

明 那傢伙，我看是很精明的，等下當然會有人來收拾他。呵！祺弟呢？

琴（驚訝）（半處裏雲鶴打電話叫他去了，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明 也許是他們替我疏通去了，不過這是不中用的。媽呢？

琴 媽等一晚很倦了，我叫他老人家休息去了。

明 我去看！（欲出。）

（杜成從瑞明屋裏拿着手槍跳出來。）

杜（兇狠）別動！你不必出去了，你媽和劉嫂都給我麻醉了，一時不會醒過來。金

小姐，你悔悟了，很好！他（指明）能同情你，中國政府中國人民能諒解你，我杜

成可不能呵！嘿！（猶笑。）

金小姐，你的心也太毒了，你把我們組織和地區出賣了，想着一網打盡嗎？你想立

個大功，贖回你的罪愆，可是這是幻想呵！

明 杜成，你的頭腦要放清楚些，我希望你能悔悟過來！

杜 彭先生，你很聰明，想叫我悔悟嗎？那太容易了！如果你有十萬塊錢來代替我那慰

撫金，我立刻可以放下手槍的！

明（企圖感化他） 杜成！難道你不想着你們祖國復興，你們後世子孫的幸福自由嗎？今天你們光復軍還要出征呢！杜成！我希望……：

杜 大少爺別希望了，獨立，自由都是騙人的幌子，假使你沒有最低生活金錢，爲了一碗飯，幾角錢去拚生搏命，去求人家施捨，那也是自由幸福嗎？彭先生，你說爲國家服務，我看也不過是爲了你的地位和待遇吧！

明 杜成！（氣極，撲了上去，被杜成一槍擊倒；琴突然哭了起來。）

杜 哈哈！可惜你手脚大慢了點！（命令地）金小姐，你別貓哭耗子假惺惺了。我告訴你，這兒不能待了，馬上跟我走，你的罪過自己明白，在這兒不便處罰你！

（琴挨近了，收拾着鳥籠，趁杜成不備，上前搶槍，二人扭做一團；槍聲數響。祺忽然從外入，見狀大驚，連忙幫助琴，把杜成擊死。）

祺 哥哥！哎！嫂嫂，這是怎麼一回事？

琴 祺弟！我悔悟了，可惜晚了！晚了！杜成也是日本間諜……他殺害了你哥哥，我也

……不……成了……（額上重傷，血流如注。）

祺 嫂嫂：怎麼啦？（拉她上沙發。）

琴 我受傷了，可是我能親眼看到你……殺了我的仇人……出了這口惡氣！祺弟，我……我能陪着你哥哥……一道死……也算對……得起……他，只是你哥哥……太不值得了。

祺 不，嫂嫂，他死正是證明了他的內心，他的愛國，他的忠心！

琴 祺弟！你哥哥身上有一張「間諜組織地區報告」……你拿去報告政府……叫他們立刻抓人……也許可以把這里間諜一網打盡……這烏龍就是秘密電台……譯本社成身上有……拿去可以做反間諜的工作……這一切我想總可洗雪你哥哥名譽……贖回我的罪惡……呵！我痛……

祺 嫂嫂！

（外面遠遠的響起爆炸聲，夾着整齊步伐和歡送口號。）

衆（聲） 歡送光復軍出征！

祝賀你們凱旋歸來！

韓國復興萬歲！

琴（諦聽） 祺弟，這是什麼聲音？

祺 嫂嫂，這是你們光復軍出征，民衆在歡送。

（喜悅） 真的？（喃喃）韓國英勇地站起了！祺弟，扶我去看！

（祺扶她至洋台，忽然外面唱起了雄壯「進行曲」。）

我們是黃帝子孫；

我們是箕子後裔！

我們爲祖國向前！

亡國慘痛似油煎。

民族大仇不共戴天；

英雄決心鐵石堅！

願爲祖國獻頭顱，

頭爲祖國冒熱血，

赴湯蹈火我甘願；

復國責任在兩肩，

我們要爲正義而奮鬥，

我們要爲和平而犧牲！

京城路上重相見，

舉杯共祝凱歌歸！

.....

.....

（歌至半時，一縷朝陽射在琴如蒼白的臉上，她突然厲叫：）

韓國……復興了！

琴 嫂嫂，是的，韓國復興了。

祺 呵！中國……萬歲！韓國萬歲！（氣絕。）

——幕落。——

三十二年五月二日脫稿於沙土坪。

戰

爭

麥迪

## —— 寄子秋美子 ——

美子：

我不知道該怎樣寫這封信；可是又不得不勉強地，困難地，並且痛苦地開始寫下去。我不敢想妳在遙遠的北方渴望我的一絲信息的情況；兩年來的分別，該使妳焦急到什麼樣子？請妳相信我，兩年來我並未忘下妳的面影，更不會使我們那在一起度過的歲月往事，在心中變得朦朧。

十年前的相遇，給我們的童年點綴得多麼綺麗！那時妳每天穿着一隻小木屐，跑起來拍拍響，逗得一羣孩子們哈哈大笑；我也笑時，妳便會拉着我的手叫：『迪，哼，你也笑，再笑，告訴我父親不再給你醫病！』是的，我小時候常愛生病，而妳的父親是天津市最有名的大夫，——也是我的常年醫生。

我的父親留學日本時，便認識了你的父親；我們又是很要好的小朋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一起過着和陸歡愉的日子。你的父親割過我的扁桃腺，治愈我的危險萬分的傷寒；他的技術和你的小心看護，使我漸漸地由感激而愛你們。

可是「九一八」事變像一陣暴風雨，突然地打碎了我們的友誼。我不能不開始憎恨日本人；當我想到我們東北同胞的遭難，恨把全天津的日本人都殺光才甘心！

可是，你仍舊到我家來玩，我們拿滑冰，打球，看電影，做紙片，來模糊我們那快將破裂的感情。漸漸地我們又好起來，可是在我心上已不可磨滅地烙印上這麼一句：「你是日本人，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共同愛好繪畫，我們希望將來一起到法國藝術學院讀書。我們的幻想整個地粉碎了，——你們的軍隊，在蘆溝橋放出了掀起大戰的第一槍！

你們的飛機殘忍地轟炸了天津，你們的士兵蠻橫地強佔了天津。雖然由你父親的消息靈通，由你的緊急通知，我的全家能在七月二十八日夜匆忙的搬到英租界。可是，我也不能減輕一絲對日本人的憎恨；天知道，二十九日早晨，我們那不能搬走的家宅已變

成了一片瓦礫！

在英租界，我隨着一羣勇敢的青年，一塊舉手宣誓了；我大聲地喊着要在敵人的後方，「殺！殺！殺！」

你一點都不知道；你仍約我到冰場滑冰，到飯店去吃「鷄素燒」，到東亞會館跳舞。就在這時候，我由你多認識了許多日本人，多知道了許多情報新聞；在你的掩飾下，我完成了我的許多使命。

二十八年春，你的哥哥千秋敬雄由日本到天津來了。他穿着整齊的軍裝，只在天津玩了五天，便開赴到山西去作戰。

你該記得，他走的前夜，我們三人在宮島料理店吃晚飯。他最後一句是向我說：「迪，我真誠地願望你愛護我的妹妹！」我當時呢，幾乎要咆哮，因為我非常清楚：他今天還在這兒握着我的手；幾天後，他便會握着刺刀在山西屠殺我們的同胞了！我的心像激着一陣濃硫酸……可是你却倚着我的肩那麼甜甜地笑了。

送他走後，你和我一塊回到英租界的家。我不想說一句話，也不想看你一眼，終於

我忍不住地叫出來：『美子，美子！你是日本人哪！』半天，你沒有開口；最後，你緊握着我的手，那麼悲傷地哭起來，一面說：

『迪，我是日本人；可是我愛你，我也愛中國！』

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談到國家問題。你出乎意外地和我談了一整夜：你說你對中國非常了解和同情，爲了七年以上的相處；你說你確實反對這次的戰爭，並且憎恨日本的軍閥；你說你哥哥中了武士道的毒，在他出征來到中國的第一天，你們曾激烈地爭吵了一天；最後你說願意拿以後的事實證明你愛我和愛中國的心！

我被你說得也幾乎哭了，可是我更堅強了愛祖國的信念。

一年內，我和一些青年人出生入死，冒險艱險地工作着：我們燒燬了特三區日本的倉庫；我們炸平了日本經營的光陸電影院；在東馬路我們打死了日本憲兵；在天津我們編的抗日刊物散播在每個角落裏……

我們的同志不能避免地，一個個被逮捕被殺光了，而我也被捕到特務機關，我不會忘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想盡了方法把我又拖回到人間！

我誠實地把我兩年的祕密全盤告訴了你。你沒有什麼表情，只是說：『我怕！我怕！我怕這戰爭！戰爭險些送掉你的命，戰爭使我的哥哥在山西沒有日子歸來！……』我對你的真摯不能不感動，於是我將要離開天津到南方的計劃也告訴了你。

你幫助我辦火車旅行證，幫助我收拾行李，幫助我向你父親撒謊說我是到東京上早稻田大學，這簡直會使任何一個人不相信——一個日本女孩子會幫助一個中國青年做這種事！

最後你又哭泣起來：

『迪，你該明白我只有兩個最愛的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我的哥哥。你們都這麼地走了嗎？我盼望戰爭早日結束，你們能一塊歸來，那時我們可以去逛中國的西子湖等名勝，可以去日本看上野的櫻花，看奈良的美鹿，我們需要過一種安謐的日子……：那麼，我要求你兩件事：就是你無論到那兒都要設法給我轉寄封信來；……是當你知道了我哥哥的消息時，更要通知我，我真惦念他的平安，那槍，那刺刀，那砲火，那血，那死屍……：呀，我恨死了我們那些犧牲民衆的軍閥，那些自命爲忠君愛國的英雄的罪魁：』

……迪，我哥哥多可憐，他受了軍閥的騙：我的嫂子春代姑姨更是多麼可憐，她剛出嫁了三個月，哥就出征了。將來我們能在一起過日子就好了。哦，下定要我哥哥明瞭你，明瞭中國！迪，你別怨恨他，爲了愛我，你也愛他吧！——我都答應了的話，你的眼中還噙着淚，你的嘴角却綻開一朵微笑：你是在想那不久我和你哥哥一塊歸來的快活日子，可是，那日子還能降臨嗎？

不能不算一萬個沒想到，我竟真遇到了你的哥哥！美子，妳在歡喜嗎？可是我如何地講給妳聽呢？……

火車拖着我就離開天津，拖着我到了河南，從河南西部我進了山西，我登上了太行山。在太行山上，我也穿上了整齊的軍裝。夢想多日的情景成了真實——我真地成了一個抗日隊伍的青年軍官。太行山太可愛了，那高峯，那深谷，那黃沙，那風颯，那馬嘶，那狼嗥，那粗壯的中華士兵的吼嘯，那驚天動地的戰鬥，那血肉橫飛的火線……使我沉醉在這新鮮的生活中。

在晉城城郊，我們有過四次的夜襲；在陵川縣城和日軍有過三次的白刃爭奪戰；在

博晉公路邊我們被日軍的重機部隊打完了三連人；在雙廟村，我們被日軍圍了兩天兩夜，我們只吃了兩頓白水煮樹葉……可是在克復陵川的前夜，『在一個小村子——多河——，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獲得的軍械擺滿了三間房，並且六十三個日本兵繳了俘虜！』

在我第一次巡視囚房時，在那六十幾個陌生的面孔中，突然發現了一張那麼熟悉的臉，天！一點不錯的，那是你的哥哥——千秋敬雄！

不知爲什麼，心便那麼不甯靜地跳起來。我想呼喚他，可是有一種什麼東西梗咽着我的喉。他並沒有注視到我，他的雙眼發着兇狠的光望着窗外的山崗。我一轉身便回到自己住房中。我竭力地想：或者那個人並不是你的哥哥，可是我又不能坦然無事，終於我請了我們政治部的翻譯官決和他細談。翻譯官回來了，清楚地說：『那個日本兵的名字叫千秋敬雄，他是剛從太原調到晉城，又調到這兒來的。』

我應該慶幸得到了他的下落，並且他就近地住在我的房子旁邊。可是我怎樣去見他呢？我怎樣去告訴他你的近況呢？他的臂章上有一個紅太陽，而我的臂章上是一個老

輝燦爛地青天白日旗：我們是敵人，是不共戴天深仇的冤家對頭，我陪着我們的全體官兵吃肉，喝酒，高呼，慶賀，開會，演劇……我覺得興奮，愉快。

第一個消息來了：囚房中的日本兵，有的因為被俘前受傷過重，有的患病劇烈，竟死了許多。我馬上派人去查看，結果是死了三十八個。千秋敬雄沒有死。

第二個消息來了：我們因為要進擊清化縣，必須夜間偷闖一段封鎖的敵區，剩下的二十五個俘虜不能攜帶。我們只好把他們交給新編的X支隊看管。XX支隊是最近收編的太行山上的土匪，他們的支隊長是有名的黑太歲，他的性情正如他的名字一般魯莽蠻野得可怕。把俘虜交給他，我真有點不放心。

於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我們的團長說：

『我們不能把全部俘虜都交給黑太歲，起碼要帶走一個人，我們養活他，訓練他，叫他做我們的一個宣傳者，或者是一個諜報員！』

團長允許了，可是他並不明白我為什麼要下那個叫千秋敬雄的兵。千秋敬雄呢，他自己更是莫明其妙地在囚房中發怔。我不想告訴他們。我覺得這樣做，或者算是爲了愛

於。美子，我沒有忘記在我臨行前夕你囑咐我的那些話語。

果然我救了妳哥哥的命。第二天的早晨，我們正要出發。××支隊的門口像過年爆竹似的，槍聲響了老半天，黑太歲跑來見團長：

『報告團長，請恕我的罪，沒得團長允許，我賞了那二十四個日本兵每人一個黑索，都送他們回姥姥家啦！團長，你得知道，去年我在馬武寨佔山爲王時，被日本兵襲擊，一氣就打死了我二百多弟兄，並且我那壓寨夫人也被日本兵們輪姦……我得報仇，何況現在我歸順中央，我是專門抗日的軍人！』

團長把黑太歲痛罵了一頓，講給他許多應該優待俘虜的意義，和中國一貫的仁愛精神。可是黑太歲甚麼都不懂。他是在柳子上長大的。最後他回答：

『我從來沒聽見說日本兵允許中國俘虜活着過！』團長沒有了話說。因爲他說的是事實。美子，我們確實沒有聽說日本兵允許中國俘虜活着過！

可是，美子，我怎麼能告訴你？又怎麼能不告訴你？我是救了你的哥哥，然而我僅僅使他多活了十三天！

在這十三天內，我們的士兵對他都很好。和他一塊吃，一塊睡，一塊做遊戲，可是我一點都不明白，也許是像你說過的他已中了武士道的毒——在一個深夜裏，他偷偷地逃走了，並且打死了一個上等兵，攜走了一枝步鎗！

我們的士兵都忿憤：我也格外發起火來，我想到在他俘虜前不知已殺死過多少中國弟兄？現在逃跑後他又不知將再去殺死多少中國弟兄？我咆哮起來，我命令兩排人去搜尋他！

天亮時，他竟被重新抓回來了。我們第一次地面對了面。他一驚訝：

「噢，是，是你嗎？——」

可是還沒等他說完，我立刻大聲叫出來：

「鎗斃了他！」

四個士兵馬上拉起他，架着他走了。我清楚地記得：他回頭來，瞪着大眼睛，嘴裏叫着：

「啊，啊，千秋美子，千秋美子，我那妹妹，我那妹妹……」下面聽不到了，代替

他言語的是一下清脆的鎗聲！

我的淚珠掛在眼角上，你的面龐在上面閃動着。我想你也許正在想你的哥哥，你也許正爲他的平安祈禱……可是，美子，你原諒我嗎？美子，到底是誰送掉了他的性命？

真正殺了他的不是我，不是中國士兵，而千萬萬確地是日本的軍閥！

美子，這是我們別來第一封信，而我告訴你的，就是這麼使你意想不到的故事。你是明白的孩子，有正義感的青年人，我相信你的話，你愛我，也愛中國！中國是酷愛和平的國家，就是爲了建築一個和平的大同世界，他不得不抵抗摧毀和平的魔鬼！爲了正義，爲了公理，爲了中國也爲了日本，爲了亞洲也爲了世界，中國正在進行着一個解放人類的戰爭！你哥哥不幸地做了法西斯主義的工具，做了軍閥野心家的犧牲品。可是，不久的將來，法西斯惡魔消逝的那天，軍閥野心家滅亡的那天，中華民族凱旋的那天，三民主義的偉大旗幟飄揚在全亞洲的那天——也就是日本民衆獲得真正自由的那天，美子，我們會幸福地狂歡地聚在一起！你哥哥的亡魂也會安慰地爲中日的真實親善而笑一下了。

美子，我將繼續參加這個戰爭！爲了愛你，我也應該參加這個戰爭！這個戰爭會使快樂早日落在我們中間。美子，我或者也會難以避免地在這個戰爭中死亡。可是我不怕。只要你活着，你一定可以等着那個可歌頌的，可讚美的一天降臨——你從那天起，你可以一個新國度裏開始過一種理想的安謐的新生活，那生活中有着無限的溫暖和永恆的春天，比我們所夢想的還可愛。

美子，祝福你！



迪。

一九四三年五月六日。

830.8 G50 24433

蔣實等著

懺悔與咒詛

分館 22 Dec 33

延平府 18 Nov 47

分館 18 Nov 47

陳品 李烈鈞 王鴻

李烈鈞

中國國民黨

中央政治學校

圖書館

830.8

G50

24433

C

6.1

